Chiang Jiang
[illegible]

一堂 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一章(1)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一章(2)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一章(3)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一章(4)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一章(5)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1)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2)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3)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4)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5)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6)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7)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8)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1)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2)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3)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4)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5)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6)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7)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1)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2)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3)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4)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5)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6)
-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7)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一章(1)

我在解放碑四处张望。

美女如云从我身边飘过。

田伯光说他能用鼻子闻出女人是美是丑、是处女是少妇，我不相信。我唯一相信的是我的眼睛。

我爹妈给了我一双能看到二里地外麻雀是雄是雌的眼睛，我却用它来追寻女人！

我点了一支烟，地道重庆人不抽红塔山，只抽龙凤；地道重庆人不在解放碑打望，只去四川外语学院门口溜达。今夜，我抽的是红塔山。

烟圈升腾在我的头顶，久久不散。

解放碑的钟，我以为不摆了，今天却走得很正点。亥时三刻，我等待的那个女人牵着一条哈巴狗深情款款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警告过她，约会时不能带着她的“儿子”，这狗儿子头上顶一大灯泡怎么让我看得清楚它的主人呢?

她说，灯泡是防色狼用的，强烈的光线晃晕了色狼，自己脱身容易一些。原来她对我还有顾忌……但这样一只眯眼狗恐怕保护不了你，我说。

照例是吃火锅，喝啤酒。喝到一半她说“儿子”跑不见了，她哪知道是我趁她上洗手间时将那条只知道舔我皮鞋的讨厌的哈巴狗弄进了厨房，给了一个我认识的厨子大嘴，让他要么将它宰了做狗肉火锅，要么丢到长江里去喂鱼。

大嘴说丢长江里恐怕淹不死它，因为狗天生会游泳。那就整个狗肉汤锅吧，别忘了给我留条狗腿，我说。

她有些魂不守舍，丢了“儿子”妈能不急吗？我借机抓住她的手，安慰她，说喝完酒陪她去找。

从火锅馆出来，我叫了辆出租车，她说你不帮我找“儿子”了吗？要这样你就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跟你上车。女人向来喜欢用不怎么样来威胁男人，重庆男人耳朵，多半会顺着她们的意思。

她小看我了。我说：“你现在和我去一个地方，我保证明天一早叫人将你的宝贝“儿子”送到你家楼下。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他们是我狗崽队的朋友，你大可以放心。你自己上哪里去找呢，黑灯瞎火，没找到狗找到一匹狼你就麻烦大了。”

她怀疑：“我能相信你吗？”出租车师傅说你们搞快点儿，走还是不走？我把车门打开，将她塞进去然后自己也进去，关了车门。将大象放冰箱里共有几步，我就用了几步。她嘴角翘得老高，杏眼圆睁。我说你莫要怕，我不会绑架你的。

去希尔顿酒店。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一章(2)

“不是两路口的那个希尔顿酒店，是大坪转拐的那个息尔灯大酒店。”我提醒了出租车师傅一句，怕他搞错了。人最怕什么，就是怕走错路。

那个希尔顿酒店是五星级，我们要去的息尔灯大酒店是山寨版的，刚领的营业执照，是我一个叫李豌豆的朋友开的。李豌豆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混了，当过棒棒，擦过皮鞋，卖过盗版光碟，还当过几天皮条客，后来是倒腾山寨手机发了家，于是乘胜追击，进军酒店业，开了这家息尔灯大酒店。

酒店开业那天我去喝了酒，有人问豌豆你娃不怕希尔顿酒店告你侵权吗？豌豆笑哈哈地说：“怕个啥子，我正等他告我，这样我就出名了，成了名人我就可以进军演艺圈了。”我倒听李豌豆喝醉酒后说过他儿时的梦想，就是要当个演员。我就问他：“就你这种长得像豌豆片的造型想当个什么样的演员呢？”他说：“我想专门演汉奸……”

今晚这个和我约会的女人，在我后来不断搜索记忆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将她存在大脑的哪个分区了，感觉有些凌乱。但是，我和她做过的那些事情却历历在目。她姓什么，叫什么我真想不出来了！

一路上她都在关心她那个“儿子”，还不停地要师傅停车。我让师傅不要管她，她今晚喝得有点多，师傅看了我一眼，啥都明白了。

我给你个惊喜，下了车后我在她的耳边轻轻吹了口气。她的头发当时正好垂到肩上，脸在灯光的映衬下白里透着红，嘴里呵气如兰。她散发的体香让我感觉荷尔蒙开始飞扬。

“你是个坏人，我要回家。”她似怒非怒地看着我说，“还有，你把我的‘儿子’弄哪里去了？我知道是你干的，你先对我的‘儿子’下手，接下来就轮到我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盯着她说：“你真是冰雪聪明，谁说我是好人，那简直是在骂我。看来今晚你逃不出我的魔掌了，你就从了吧。”

豌豆看我到了门口，迎了出来：“江郎，这次开房间要先付钱哦。”

我回嘴道：“你看我像那赖账的人么？”

豌豆诡笑道：“像。”

我给豌豆递了个脸色，他把钥匙丢给我说：“402豪华套房，刘德华在重庆开演唱会就在这里住过一晚，墙上还有他的签名。”

接着，豌豆板起面孔，朝服务台正在打瞌睡的女服务员吩咐道：“注意素质，要打瞌睡也不要当着老板和客人的面，你快去把大嘴送来的那玩意儿牵出来。”

大嘴真够哥们儿义气，我让他八点前一定将哈巴狗带到息尔灯大酒店，还真没耽误。不过大嘴有话在先：“你欠我一顿火锅鱼。”

妈见了“儿”那种可着劲的亲热让我窒息。估计哈巴狗也快窒息了，因为我看它的尾巴摇晃得厉害！

我带着她们“母子”上楼，直奔豪华套房。在卫生间的墙壁上，我发现有几个用钢笔书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刘德华到此一游。刘德华三个字分得很开，那个游字写得比较大。我猜想是不是一姓刘的小子在这里占有了一个名华的女子?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一章(3)

她估计有些醉了，她不知道啤酒也能将人喝醉，她更不知道啤酒里被我加了二锅头。

她整个人歪在沙发上，哈巴狗蹲在她的脚旁边，不停地用嘴拽她的裤脚，可能是提醒她注意色狼。

我打电话叫服务员将狗带走，狗被拖走的时候不停地冲我叫唤。我关了门，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上。

她竟然没有醉，等我进屋的时候她已经坐在床上，望着我妩媚地笑。

这是我们第三次约会，第三次就能让她坐在床上冲我笑我心里特满足。

“你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吗？”她问我。

我说：“怎么不记得，那天我开着长安奔奔车去跑业务，在两路口撞上一条哈巴狗，这不就认识了狗它妈了么。”

她笑了，“你真是个坏人，你把狗尾巴撞断了，我可怜的小狗被缝了好多针呢，现在尾巴还晃个不停。不过，你还不算彻底地坏，你没有驾车逃逸，而是带着我将它送去宠物医院，你记不记得当时还闯了几个红灯？”

我说：“红灯就是拿来闯的嘛，不过我的奔奔遭扣了好几分，再扣驾驶证要被吊销了。你看为了你们母子俩，我付出的够多了吧，你怎样报答我呢？”

她仰着头望着我，然后轻轻地闭了眼睛。她那涂成蓝色的睫毛在房间暧昧的灯光里颤动，我的心也跟着颤动起来。

我已经准备好以身相许。她的声音温柔得要把人融化。

这和我预想的场景相去甚远，第一种：这个女人喝得半醉，就像刚才瘫在沙发里的那种造型，我可以轻易将她抱上床，或者干脆就在

沙发上，我慢慢地脱掉她的衣物，估计她会有些反应，嘴里会说着不要不要之类的话，小胳膊小手会简单地挣扎，我还真喜欢这种效果。

要么是第二种情况：这个女人没有醉，但是没意识到跟我进了宾馆就是羊入了虎口。事后如果有人问她估计她还会说我当时很傻很天真之类的话。我会引诱她，因为她的年龄超过18岁，我引诱她并不违法。而且从她的眼神里我知道她并不讨厌我，我的逐步深入可能会遭到一些零星的抵抗，当我率领大部队冲过黑水河的时候，她多半缴枪投降了。

今晚的结果不在我的预料之中，当一件事情不朝正常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向来都会多个心眼，留些疑问等待实践中去求证。

她仿佛知道我进攻的每一个步骤，她处处料敌在先。我看着她，在暧昧的灯光中，她自己脱去了外套，露出一件真丝背心。她裸露的双臂白皙而光滑，我此时如果不扑上去估计她就要扑过来了。

这次战斗耗费了我积存了半个月的子弹，耗时1个小时零30分。刚开始双方交替进攻，各有优势，胜负未分，随着战斗的深入我逐渐控制了局面，到后来我两次俘虏了她。

休息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又爆发了一次更为猛烈的战斗。这次我毫无顾及，反正我已经没子弹了，近距离的搏杀是我的强项。在顽抗了四十多分钟后，她又一次失去了抵抗。

她有气无力地问："你是不是从美国进口什么武器了，火力这么强。"

我把她压在身下说："我这叫功夫，得益于多年的修炼。"

每个女人都试图问我为什么这么厉害，我多半用一句诗回答："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黎明时分，我的电话响了。

是主任老陈打来的。他先问我在哪里风流快活，我极力否认。他然后告诉我公司分管西南销售的于总10点的飞机到江北机场，叫我一

起去接机，中午叫业务员们一起吃饭，晚上让我安排牌局。据说这位老总以前是个赌徒。

“要安排炮局吗？我问老陈。”

老陈说：“于总是个干练的女人，你想负责当炮兵的话你就安排。”

挂掉电话，时间才6点多。她的头枕在我的胸口，问我：“江郎，你喜欢我吗？”

我说：“一般喜欢。”

她睁大双眼，很不满意我的回答。我补充道：“那把一般去掉吧。”

她抓住我的枪又问：“你老实交代，向多少无知少女开过枪？”

我说：“你要严刑逼供呀，打死我也不说。”

她做出一副恶狠很的表情对我说：“以前你的暴行我可以原谅，要是以后你还敢乱来我就废了你的武功。”

女人这种动物十分凶猛，有时候想起她说话的表情我就有点儿害怕。

中午老陈和我带着于总，还有业务员高山、钟倩、刘玫一行六人直奔三三火锅馆。

于总四十岁出头，个头不高，走起路来却行云流水，很优雅。于总讲话速度非常快，吐字却很清楚。她把每个字都加了重音，就是告诉别人，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期间，基本是于总个人演讲，老陈不断地用对、是的、大家鼓掌等生动的词?应和着。我暗暗地笑：“他俩不是在演双簧吗？”

我基本没记住于总讲了些什么，只记住了她说话时配合的各种手势。部署完工作大家开始你一杯我一杯地敬于总喝酒。于总真是海量，来一个干一个。后来我才晓得她的家在东北，喝白酒就当喝凉白开。

为祝酒兴，于总提议每人出个谜语来猜，只要有人猜中了出谜的就要罚酒一杯。于总先来，她出的谜题是："一只羊在吃草，一只狼从旁边过，但没吃羊。"（猜一动物）

高山说："我知道答案了，是蛤蟆。用重庆话说就是这只狼是傻的，没脑子，看到羊都不吃。"

我们都觉得对，要于总喝酒，于总却说答案不对。她说："如果高山答对了，那我再问你，又一只狼经过，还是没吃羊，是什么动物呢，答对我两杯一起喝。"

高山想都没想就说："一对蛤蟆。"我们都乐了，说高山真是人才。

于总生气了说："第三只狼经过，羊大叫，但还没吃羊，你说又是什么？"

高三答："三个蛤蟆，你当我不会算术啊于总。"我们笑得快岔气了。钟倩捂着嘴笑起来胸脯一上一下的，我看在眼里，口水直往肚里吞。

于总说："你们这帮人有点文化好不好？我告诉你们正确答案吧，第一个答案是虾（瞎的谐音），第二个答案是对虾，第三个答案是龙虾（聋瞎的谐音）。"

高山不服，其实我心里也不服，但谁叫于总是权威呢，老陈也发话了说于总的答案更好。

大家一起敬了于总一杯。我说："于总和我们不在一个档次，你出的谜题暗含玄机，咱们怎么猜得出呢。"

于总看着我说："那小江你出一个简单的让大家猜，猜中了你喝这杯白的，没人猜中我喝这杯啤的。"

我说："咱谁不知道于总海量，公平一点儿，都来白的吧。"

于总今天兴致挺高，她又说："在市场上做销售，酒一定是要会喝的，销量和酒量是成正比的。"

老陈说："那是，有海量的于总领导我们，重庆市场的销售任务今年肯定能超额完成。"

这老陈真是，拍马屁张口就来，但是我斜了于总一眼，感觉她倒是很受用的。

钟倩和刘玫一直没讲话，很文静地吃着东西，也不喝酒，一个劲儿地喝着饮料。

钟倩就坐我旁边，我拿胳膊碰了碰她说："小女娃不要只顾吃东西，你要不给大家献个节目啊？"

她刚入小嘴的半截火腿肠差点儿没掉下来，我早就将手放到她嘴巴下面，随时等待火腿从嘴而降，大伙都乐了。

钟倩用粉拳打了我一下说："你老是欺负我，于总帮我惩罚一下他，把这瓶水井坊全部让他喝下去。"

我说："既然你不表演节目，那我就表演一个吧，我也不猜谜语了，那是高雅的，阳春白雪属于总的层次，咱下里巴人一个，就来个重庆土特产，学李伯清讲个笑话。大家要都笑了，就同干一个，要哪个没笑，我自罚一杯。"

刘玫忍不住说："江哥我最喜欢你讲笑话。"

坐在旁边的高山不乐意了，他带着醋劲对刘玫说："你刚才那句话多说了最后三个字吧。"

刘玫白了他一眼没理他。

我说："大家安静，先不要吃东西，免得待会儿笑岔气了。这是我以前遭遇过的一件事情，那年我刚毕业，在一家旅游公司当导游。"

有一次我们接待了一位日本客人，申明一下是个日本女人，长得还蛮漂亮的。公司除了我没人懂日语，于是老总让我专门接待。

那次是去四面山，我单独给她讲解，给她拍照，陪她吃饭。她上厕所我还负责给她看门（讲到这里他们都笑了）。到晚上的时候，由于我们住的那间宾馆房间不够，我没地方住，日本女人知道情况后愿意让我在她的房间搭张床将就一个晚上。

那是一个至今想起来都让我难忘的夜晚。别想歪哦，我提醒你们，我当时刚进入社会，思想还很单纯。我在房间中间拉了根绳子挂上被单，做了个隔断。她洗完澡穿了件很薄的睡衣睡在里边，我们隔着被单聊了一会儿，渐渐地我听到她不再讲话，然后呼吸有些急促……我以为她生病了，就轻轻地撩开被单去看，这一看吓得我不轻：她整个人什么也没穿躺在那儿。我赶紧回过身去，钻进被窝，把头埋在被窝里，真是一夜无眠！

高山说："江郎你说实话，那晚你就真没有投降给那个日本女人？"

我说："你不要打岔，听我讲下文。"第二天我继续陪这个日本女人观光，奇怪的是她对我的态度有些转变。当我们走到一座小石桥上的时候，突然有一阵风吹过来，她头上戴的白色礼帽被风卷落到桥下。在帽子还没落地前我就跳了下去，桥其实不高，下面也没有水。我恭恭敬敬地将帽子送到她面前的时候我以为她会向我鞠一恭，然后来一句："阿里阿套，告杂役马斯（谢谢）。"

没想到这个日本女人却狠狠地给了我一耳光，然后将帽子重新丢到桥下去。我很委屈，我问她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日本女人说：……

当然我卖关子，我用日语乱讲了两句，大家都听不懂，要我马上翻译。

我喝了一口饮料，又从汤锅里夹了几块鲜嫩的羊肉吃起来。于总很感兴趣地望着我，当然我对?很不感兴趣。

钟倩拉着我的衣袖小声问："江——哥，快点说，她到底讲啥子了嘛？"

日本女人说："这么高的桥你都敢往下跳，昨天晚上就一层布隔着你就跳不过来，你说你该不该挨打？"

大家都笑，然后说我确实该挨打，于总说你不但该挨打还应该挨罚。老陈马上给我倒了杯酒说于总罚你酒你得喝。

我说："大家不都笑了吗？"

于总说："有一个人没有笑。"

我说："谁？"

于总指着我说："你自己呀。"

我说："哎，我怎么把自己忘了！我现在笑还来得及吗？"

高山起哄说："于总明察秋毫，你就喝了吧。"

没有办法，我只得将这杯二两的白酒喝了下去。我暗自运气，想发功将这酒精通过手指排出体外，可是全身的气散成一团。我想是昨晚战斗消耗过大，元气还没恢复吧。

这顿酒喝得我脑壳都大了，因为他们两个小女娃一个劲地只喝饮料，老陈又一再暗示我和高山要让于总把酒喝好。

散席后我同老陈说晚上有个重要客户找我，因此不能参加牌局了。我建议他把韩姐找过来，她牌打得很好，又见过大场面。

老陈说："你不能闪色子。"

我低声说："谁不晓得于总打牌就是给兄弟们发慰劳费，你以为我真不想去吗？你看这个电话熟悉吗，长江医院药房主任金涛，要不我不答理他？"

老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工作要紧，于总这里我来安排吧。"

我开着奔奔将钟倩送到沙坪坝，然后折回大坪我租住的公寓。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一章(4)

月枇杷未黄的天气，自来水冷得还有些刺骨，我就用刺骨的水冲了个淋浴，然后盘膝打坐吐纳调息。完事后我抽了两支烟，当我准备削个梨吃清清火的时候，电话响了。

是老陈。他说刚接到公司总部的通知，公司最近招了一批新员工，都是刚大学毕业的，重庆市场要派一个过来实习。我说你交给高山带不就得了吗？老陈说还是你带吧，高山还缺乏经验。

我问他是男的女的，老陈说是个黄毛丫头，档案在他那儿，让我抽时间过去取。我说老陈你为啥子老给我找事呢？老陈就打着官腔跟我说，你娃不要废话了，这可是要记入年终考评的，你带得好，有奖金的。

有奖金，我晓得有奖金，但是哪一回奖金不是被这老陈黑掉一半呢！老实讲，老陈这个人我打心眼里不喜欢，但是我还是挺服他。在公司总部，他有很多铁的关系，什么人事变动、销售任务制定、销售政策等机密的东西他都能事先知晓。

老陈算是公司的元老级人物，重庆市场就是他和韩姐一起开拓的。韩姐后来离开公司自立门户，但是大家还是经常聚在一起，关系不错。

老陈做业务的水平在我看来已经登峰造极，按围棋的段位讲他比九段还高一个层次，按武学修为讲他可以和丐帮洪七公打个平手。老陈泡妞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就知道用金钱去诱惑人家，他现在的老婆是他在做业务时认识的，比他小10岁，叫潘路。潘路骨子里有一股媚劲，不晓得是不是潘金莲的后裔。

我进公司时老陈就是我的直接领导，他教会了我不少东西。那时他正和老婆闹离婚，当然就是为了潘路。老陈最后如愿以尝，一大半家产和儿子归了结发妻子，老陈需要每个月付给她们母子一定的生活费。

就这样，一头老牛心安理得地吃着嫩草，一朵鲜花就心甘情愿地插在一坨养分充足的牛粪上……

挂了电话又吃完了梨，我上网浏览了一会儿新闻，顺便到天涯灌了几桶水。烟也抽完了，我坐在那里发了一阵呆。那个带着哈巴狗约会的女人给我打来电话，我没有接。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下次上床，我会通知你。"

金涛私下里跟我说他当我是铁哥们儿，我嘴上说那是当然，心里却在骂他："你要吃喝嫖赌的时候会叫上我，还不是要让我埋单。今晚说又要出去耍，指不定又干什么坏事。"

晚餐约在皇嘉大酒店欧罗芭西餐厅，吃那个又不好吃又贵的咬人的西餐。金涛说要有品位，咱吃的不是那些食物，而是去享受那用餐的环境。你看那些漂亮的服务小姐笑得那个甜，说话的声音像叫床一样让人满足。

我的奔奔历尽千辛万苦才从各种宝马、奔驰、奥迪，奥迪他弟弟奥拓的夹缝中挤了出来，当我到酒店的时候已经迟到了10分钟。

金涛已经坐在位置上了，正和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说话，见我来了他便站起来和我握手说："你娃又迟到了。"我说："我不是特意留点时间让你和这个小妹妹聊聊嘛。"然后我问女服务员："电话留了吗，还不把菜单拿过来？"

那小妹妹红着脸说："请稍等。"然后一个幽雅的转身。金涛想用手去拍拍姑娘的屁股，被我拦住了，这可是星级酒店。

金涛说："你那个破奔奔开两三年了，是不是该丢了？你看磙子又小，跑起来像只甲壳虫似的。"

我说："可不是嘛，我每次开车都害怕，有一次闯了红灯，交警跟我说了句话吓得我不轻。"他说："就你这破车还闯红灯，信不信我一脚就能把它踢到山沟里去。"

金涛叫了牛排，还点了瓶红酒。我们又闲扯了一阵儿，听他说哪个医院的院长又被双规了，又谁包养了个二奶，还谁走马上任了。后

来讲到他老婆，他说：“这个婆娘真烦人，一心想要再生个儿子，我们不是有个女儿吗，再超生肯定影响仕途。”

我说：“你这还不容易，先怀上，然后让你老婆躲到乡下去生，生完了也不要领回来，随便找个亲戚给你抚养，过个七八年，啥子事情都解决了。”

金涛说就我点子多，没白交我这个朋友。然后他又问我：“最近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到国外去旅游的学术活动，我在家待得有点儿烦，在医院又有一帮业务员？要进品种。”

上个月公司才组织他到泰国去玩过了，我心里骂他，嘴上却说：“最近没啥活动，有的话肯定第一个安排你。”

酒足饭饱之后，金涛提议去洗脚，那就洗吧。洗完脚，金涛提议去做个泰式按摩，那就按吧。按摩完后，金涛提议找个小姐，那就找吧。金涛提议两个人干一个小姐，或者找两个小姐他一个人干，我说你一个人干吧，我给你把风。

结账的时候我有点肉疼，还好开了发票可以用业务费报销。遗憾的是找小姐的发票没开，我想只好明天去李豌豆的宾馆弄两张住宿发票来冲抵了。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一章(5)

时光在饭局、牌局、炮局中流逝，我孤单地挣着人民币，挥霍着青春。

周末吴院长约我到他家下围棋，我顺便把刚从杭州空运过来的明前龙井给他带过去。院长写得一手好书法，听说还是某某书法学会副会长，我一直想让他给我写几个字，装裱起来挂在房间也显得咱有文化，可就一直没找到机会。

院长夫人60出头，身体有些发福，腰围很粗但是腿很细，屁股圆实，五官搭配匀称，估计年轻时是个美人胚子。在欣赏院长满屋字画的时候我看到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一个20岁上下的女子穿着一身韩国的服装，我就问院长夫人："这是您年轻时照的照片吗？"

夫人笑着说："不是我，是我四女儿的照片，春节刚拍的，非要挂在客厅。"

我说："难怪，我来几次也没见过这张照片，乍看上去我还以为是某个韩国明星呢。"

夫人被哄得很开心，她说："我这四女儿长得最像我，连脾气都一模一样，正读大学，7月份就毕业了，学的是工商管理。我们当初让她学医她死活不干，你看这工商管理学出来有什么用……"

院长打断夫人的话说："你先沏壶茶去，我和小江要切磋了。"

围棋纵横十九路，361格网络四季轮回，黑白针锋演义人生起伏。都说6岁不学棋，成不了国手。江郎我四岁就学围棋，到12岁时已经罕逢对手。只可惜没遇到名师，不然当今棋坛又多出一位风云人物，常昊古力说不定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说："老院长，今天咱下点彩头怎么样？"

院长说："年轻人，赌性不要太大，围棋本是用来修身养性的，岂能沦为赌博的工具。"

我说："咱不赌钱，我只想用这高雅的围棋换您高雅的书法艺术。"

院长笑了笑说："你这小鬼，好嘛，那就看你的水平了。"

以前我和院长有过两次交锋，两次我都没露痕迹地让了他，和了一次;另一次他以半目小胜。今天为了这幅字画，我准备全力以赴了。

棋到中盘，我已经稳占两角和一个大边，院长的角还有劫，中间的大龙还不能活，如果杀死这个大龙，院长估计会输得很难看。

院长说："你这小鬼今天的棋走得好邪啊，我认输了。"

从院长家出来我给钟倩打电话，我说："出来陪哥哥喝酒庆祝一下，今晚我赢了幅价值不菲的字画。"

钟倩好像打了个哈欠说："哥哥都几点了？"我说管它几点，今晚要不将这兴奋劲分一点儿给你，不憋死我吗?

钟倩说那到沙坪坝的零点酒吧吧，她在门口等我。

为什么是钟倩，为什么我不找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分享这份喜悦呢？老实说，在这座城市，我没有关系铁到撒尿都要并排站在一起的的哥们儿。在那些青涩的岁月里，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友谊，毕业后这些友谊也都慢慢变成了回忆。

一起打牌，一起喝酒，一起睡女人而聚在一起的朋友，有时候会让你感觉孤独。而女人，仿佛是医治孤独的良药。这良药也有负作用，也就是医生常说的耐药性。

钟倩是一个很耐看的女人，就是越看越有味道的那种。她加入公司半年多，工作上的很多事情她都喜欢问我的意见，让我给她出主意。我喜欢和她开玩笑，我喜欢看着她捂着嘴笑的样子，主要是看她胸脯一上一下起伏着怪诱人的。

我将车开到车身都有点儿飘的速度，路上一直和一辆出租车叫劲。出租车司机很恼火，却又无可奈何，最后他只能看着一辆破奔奔在眼前晃来晃去。我对他喊："你娃要超我，除非从我背壳上碾过去。"

出租车司机用地道的重庆话骂道：“狗日的不要命了索，就不怕把磙子开脱球老。”

钟倩化了淡妆，正站在酒吧门口左顾右盼。

“等很久了吗？”我问她。

“没有，我刚到，就是刚才有几个神经病上来调戏我很气人。”钟倩说着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我问：“人呢？”

她说：“进去喝酒去了，江哥我们换个地方喝吧，我不想看到他们。”

我说哪这么容易呢，你跟我进去认一下都是哪几个龟孙子，竟然敢调戏我妹妹。钟倩看着我说咱还是走吧。我把她拉进酒吧，她向吧台那边指了指说：“那个头发染成黄毛的，还有那个胖子和边上的高个子。”

我说：“妹子你莫要怕，给哥哥五分钟时间。”

我径直朝那几个小混混走过去，然后拍了拍那个黄毛说：“兄弟，借一步说话。”黄毛瞪了我一眼说我认识你吗？我说刚才你们几个欺负了一个小姑娘应该还记得吧，旁边高个子听我这样讲立马站起来准备随时扇我两嘴巴。我从兜里掏了三张百元钞票悄悄地递给黄毛说：“哥几个给小弟一个面子，去给我妹妹道个歉，这顿酒我请了。”三人相互递了个脸色，达成了一致意见。

听到他们“真诚”的道歉，钟倩的嘴笑得如一弯月牙。

钟倩一直追问我是怎么让那几个流氓道歉的，我对她说：“流氓有时候也是要讲道理的嘛。”她哪里知道我给了那帮人三百块钱，她更不知道那三百块钱是假钞。

老实说，我动手他们未必是我的对手，我是不想动手。这个社会靠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懂得运用智慧。

我对钟倩说：“干脆买一打啤酒和一些吃的到你住的地方去喝。”于是我和她直奔超市。我们买了6罐啤酒、2包瓜子、一包开心

果，我顺便拿了包中华，付账的时候钟倩说再拿盒口香糖吧，于是她将收银台台边上的一盒东西放进了篮子。

收银员眼睛很尖，她说："妹子你拿的不是口香糖，是避孕套。"钟倩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我对收银员说："你也是，不说会死呀。"钟倩将避孕套拿出来，像扔定时炸弹一样把它丢在柜台上。

喝着啤酒，我和钟倩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钟倩说："哥哥你今晚的战利品我还没看到。我说你等下，然后出门去奔奔车里找那幅字画。

钟倩说："让我看看写的什么。"然后打开看："道、貌、岸、然?

我也看了看然后骂她："你不认识字呀，是道法自然。"

我又说："你看这写得龙飞凤舞的，每一个笔画都柔中带刚，你看这一笔，像是要踹人的屁股，这一笔，像要扇人一嘴巴，这一笔，像……"

钟倩说："哥哥你这么讲让我发觉这幅字画是吴院长被他堂客踹到床底下之后写的，又要扇人嘴巴又要踢人屁股，怨气好重哦。"

我叹了口气然后说："哎，和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姑娘讨论书法真没意思。"

钟倩要过来打我，被我的啤酒挡在前面无法近身。然后她坐在那里假装生气。我收了字画，然后给她陪罪，把一罐啤酒一口干了。

钟倩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哥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问："什么秘密。"她说："有个女娃喜欢你。"我说："那该庆祝一下。"她说："你不想知道是哪个呀？"我说："不就是你吗？不要和哥哥拐弯抹角了。"

钟倩说："江哥你坏得很，我是说刘玫，她每次看你的时候眼睛都直了。"

我说："高山好像一直在追求刘玫吧？"

钟倩："是呀，我跟你讲件好笑的事情嘛。情人节那天，我和刘玫一起在肯德基吃东西，我们看到门口有人捧了很大一束玫瑰花，那个

人的脸被花挡住一半看不清楚。我跟刘玫说，要是哪个男的今天能送我这么大束玫瑰就好了。刘玫说猪八戒送玫瑰给你你要不要？我说猪八戒要是肯变化一下变成帅哥我就要。”

我和刘玫都想看一下这个男的要把花送给谁，等我们吃完东西出去时，才发现那男的就是高山。高山看着我们两个犹豫了半天，最后他将玫瑰花分拆成两份，给我和刘玫一人一份。然后他又请我俩看电影，完了又去唱歌。分手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瓜娃子你到底想追哪个吗？”

高山说：“我脑壳乱得很，还没有想好。”

我笑得把啤酒撒了一地，我对钟倩说：“妹妹幽默起来，哥哥都要下岗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得很开心，开心到我都忘记看钟倩上下起伏的胸脯了。到后来酒都喝光了，我就抽烟。我问钟倩：“你觉得今晚我找你只为聊天喝酒吗？”她仰着头看着我说：“要不我们干点儿别的？”

我看了看表已经过了1点，于是起身说：“哥哥回去了，今晚别的就不干了，先欠着。”钟倩撒娇道：“哥哥你不要后悔哦。”我推门出去，走到楼下，才发现老二直挺挺地站着。我叹了口气，你娃是后悔了，哥哥我不后悔！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1)

我第一次见到唐榕是在办事处，当时她正认真地听老陈讲着什么。老陈告诉我这就是公司新招的业务员小唐。这女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眼前一亮，怎么说呢，就比如一个人闷在房间里抽烟，门窗全部都关死了，抽了几支后感觉自己喘不过气来，于是打开窗户透气，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而唐榕，就是那股清新的空气。

我对老陈说："公司怎么招人越来越低龄化了？"

唐榕一撇嘴说："我可不小了，昨天刚过完22岁生日。"这女娃说话像吐枇杷一样，快而清脆。

老陈对我说："小唐刚大学毕业，学市场营销，有理论知识，就是缺乏实践，江郎你要好好带她。"我说没问题，小唐我就收你做关门弟子吧，师傅把生平所学都教给你。唐榕站在一边低着头抿着嘴不说话。老陈说你要当师傅就正经地当，小唐刚从天津公司总部培训完过来，现在还没住的地方，你负责先给她租个房子。

我领着她在大坪附近看房子，没找到合适的。晚上我请她吃火锅，她好像没有胃口，吃了几口之后就傻傻地坐在那里看我喝酒吃肉。我问她："你是重庆妹子吗？"她回答说是，家在铜梁。我又问她："家里都有什么人呢？"她回答说，"有爷爷有老爸有妈还有个弟弟。"我问她："你们家养狗吗？"她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说："我们家养鸡，一到晚上就叽叽喳喳地吵得人烦！

吃完火锅我带着唐榕到我的公寓，她脸色不太好，坐在沙发上一会儿就睡着了，估计是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太疲惫了。我弄了些热水给她洗脸，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给女人洗脸，她的脸白净，皮肤嫩且滑，眼睫毛很长，鼻子和嘴都很精致，嘴唇微微上翘……

我又脱去她的外套和平底皮鞋，然后把她抱到床上去，盖了被子。她已经睡得很熟，我将嘴凑了下去先是吻她的额头，没有反应，

我又吻她的唇，还是没反应；我正准备继续吻其他地方的时候她半睁着眼睛说：“师傅，你要强奸我呀？”

我把她一个人留在公寓里，驱车到解放碑。重庆的夜色真是撩人，五彩斑斓的灯光里，各色美女你方唱罢我登场。解放碑的舞台秀，仿佛永不散场。我有位诗人朋友，有一次我们走到朝天门码头，他吟了一句经典的诗：“长江呀，你真他妈的长啊！”然后我又带他到解放碑，我说是不是该来一句：“解放碑呀，你真他妈的解放啊。”他说你娃不对，你看这座颓废的城市，物欲横流，你这句得改一下：“解放碑呀，你真他妈的悲啊。”

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的电话，。一个陌生的女人声音：“你个砍脑壳的，都几点了还不回家？”我回她：“你贵姓？”

哎呀，气得我电话都打错了，陌生女人说完挂了电话。我想这样夜色迷离的晚上，有多少男人和情人一起在跳舞，和小姐一起在亲密接触，和麻将牌九一起在兴奋呢？又有多少女人独守空房，盼着男人回家呢？

我想是不是有一天自己也会掉进婚姻的陷阱，然后没完没了地接那个催我回家的电话呢。正想着，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我认识的一个女人，一个医院的女医生。

她问我在哪里，晚上有没有空。我说：“我正在解放碑转圈圈，数今晚遇到美女的个数，已经数到201了，不，202，在我讲电话的时候又有一个大屁股长发美女过去了……”

“你过来耍嘛。”她说。“你老公呢？”我问她。她说：“出差去了，估计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

我忽然非常急迫地想见到这个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见她和见完她想离开的程度大致相同。

一进门我就抱住她，她仰面吻我，双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把她整个人抱起来往卧室里去。卧室那张床真大，起码有两米以上，我想他

老公也是个懂得享受的人。不过今晚这张床被我征用了，一起被征用的还有他老婆。

当我要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迅速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避孕套说："把雨衣穿上。"完事后我问她："你老公回来会不会发现避孕套少了一个？"她笑说："这是我刚买的。"

闭着眼睛养了一个钟头神后，我看她光着身子去了浴室洗澡，然后听到哗哗的水声。我从床上跳起来，然后也进了浴室。

已经凌晨2点，她问我饿不饿，我说有一点儿。然后她从冰箱里拿了银耳莲子羹，放进微波炉里热了一下说："这是我下午刚熬的，你尝尝味道。"我喝了一碗说："和你的味道一样正。"

我问她："你老公到哪里出差？"她说："一家药企搞活动，说是去海南开学术交流会，还不是出去耍。"我问她："我好久没去你们医院了，最近我的品种用得怎样？"她说："你的品种我处方得很多，其他医生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前天开始我发现你有个品种处方数量被电脑限定了，每张方子只能开2盒。"我说："看来我的工作又懈怠了。"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2)

第二天上午11时左右，我回到公寓。唐榕已经起了床，正趴在桌上写东西。家里被她收拾得干净整洁，我放在篮子里半个月没洗的衣服也被她洗干净晾在了阳台。

我跟她说：“公司招聘你来可不是干这个的呀。”唐榕说：“昨天晚上睡了你的床，让你在外面流浪了一夜，我这算报答你。”我说：“你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姑娘。”

我走过去，想看她在写什么，她用身子挡住不让我看。我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写日记呀，你要不开个博客写，还可以赚些点击率。”

她说：“我从小就喜欢记日记，我就喜欢把每天经历过的事情记录下来。如果有一天我老了，得了老年痴呆症，到时候看看自己写的日记，也就能知道我这一辈子经历过些什么事情。”

我问她有没有饿，她说饿了。于是我带她到楼下随便找了家餐馆吃东西。我想她确实饿了，因为吃完一碗饭她又让服务员添了一碗。我把茶水递给她说：“你慢点儿吃，不然会引起围观，重庆人民特别喜欢看热闹。”

唐榕吃饭和夹菜的的动作果然慢了下来，她说：“是不是哦？”这句话，加上她脸上天真无邪的笑容，后来成了我最爱听的一句，也成了我最想让她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江师傅……她说，我以后是不是就这样叫你呀？”我说：“你把江字去掉，直接叫师傅显得亲切些。”我又说：“今天这顿饭算是咱师徒的缘分饭。”她说：“我在总公司培训就知道你是西南地区的销售冠军，师傅我今天以茶代酒先敬你一杯，你以后可要好好教我哦。”我说：“没问题，我最喜欢好学的学生。”

唐榕的住宿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和她又看了好几个地方，不是环境太差就是价格太高，她说付完房租可能就没钱吃饭了。我想让她去跟钟倩合住，但又觉得太远不方便。唐榕大着胆子跟我说：“师傅，

要不我睡你客厅吧，你那沙发挺大的，我先住一段时间，等实习期满了就搬出去。”

我说：“我看行，你怎么这么聪明，知道客厅那张沙发不但可以用来坐还可以用来睡觉呢？”

唐榕每次听我开玩笑都抿着嘴忍不住笑出来，良久她才说：“师傅，你的口才我怎么才能学得会呢？”我跟她说：“这个要看个人天赋了。口才好的人脸皮都比较厚，你先把脸皮练厚，等到刀枪不入的时候，你的口才自然就有了。”

她靠近我的脸端详了好一会儿说：“师傅呀，让徒儿看看你的脸有多么厚颜无耻。”我说：“你说话有几分师傅的味道了，继续努力。”

下午我陪她逛了一下解放碑，晚餐吃的肯德基，然后又陪她到超市去买生活用品，回到公寓已经九点钟了。

唐榕将客厅的沙发挪了个位置，然后将靠背放下去，铺了床单，刚好是一张不大不小的沙发床。她又把刚从超市买来的枕头被褥放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了。

我洗了个凉水澡，然后回到卧室去上网。她坐在沙发床上，又往日记本里写东西，很认真很专注的样子。她的日记本自带了一把精致的小锁，等她写完后就锁上了，钥匙放在了一个小皮包里，小皮包又放在一个米奇包里。

做完这些，她敲了敲我卧室的门说：“师傅我能进来吗？”我说：“门开着的，你要我抱你进来吗？”她小心翼翼地走进来在我身边坐下说：“师傅上网都干什么呢？我说没啥干的就是在论坛灌灌水，用QQ聊聊天，要不就杀几盘棋。”

唐榕看了看电脑屏幕，我当时正准备看一个点击率挺高的帖子：美女出浴图。她看着我说：“要点就点嘛，我也想看下什么美女出浴图。”于是我才点开帖子看：一个美国女人正从监狱里走出来。

我点了支烟，猛吸了两口说：“妈妈的，又遭耍了，防不胜防呀！”唐榕扑哧笑出声来。第一次看她放开的笑，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

花。她说：“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帖子，很有意思的题目：F4的裸照。当时想这几个帅哥什么时候出写真了，于是按捺不住点进去看，结果是一张放大的键盘上那个F4键的照片。”

唐榕说：“师傅，我能不能在你电脑上登录一下QQ？”我把键盘位置让给她，她输密码的时候让我不要看，我就把头偏到一边，目光却没有离开她输密码的手指。她的网名叫榕榕，头像是个短发卡通少女。她一上线，就有很多在线的离线的消息飞扑过来，一时间不同的QQ头像闪个不停。

我说：“你的QQ里人怎么这么多，像菜市场似的。”她边查看消息边说：“都是同学。”看完消息她只给一个叫“冷酷到底”的家伙回了一条信息，然后就隐身了。然后她又问我要QQ号码，把我也加进了她的QQ好友列表，并且把我的个性网名“独坐孤城”改成了两个字“师傅”。

冷酷到底又连续发了好几条信息过来，内容大致是问她?哪儿，工作怎样了。唐榕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说：“师傅，能不能给我二十分钟单独的时间，我想跟这个人说几句话。”

其实看她的表情我就知道冷酷到底和她的关系不一般，但是我还是要求证一下。我说：“他是你男朋友吗？”她说：“是的，我们是大学同学。”我说：“长得帅吗？”她说：“还行吧，QQ空间里有他的照片。”

于是我点开看，有一张是那小子的人照片，还有两张他俩的合影。合影里唐榕头靠在那男的肩膀上，一脸傻笑。“帅吗？”她小心翼翼地问我。我说：“非常帅，帅得我都想打人。”

我说：“我现在出去买包烟，你和他聊吧，但是你不准开视频。这是我的私人空间不能让你男朋友看到。”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3)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客厅的沙发床上躺着一个叫我师傅的女人。那一夜，重庆意外地响起惊雷，接着闪电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城市的夜空。我推门出去问她怕不怕，她整个人蜷缩在被子里……后来她告诉我，那晚她害怕惊雷，但更害怕我。

我知道自己就像一匹披着羊皮的狼，大多数时候我会伪装得很好，羊群不会在意我的出现，它们漫不经心，有的甚至会靠近我，就这样，我把它们一只一只吃掉，可能吃到最后一只它都不会发现同伴都到哪里去了。

这依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任何有野心的人都不会放弃加入狼的行列。在我看来，唐榕不过只是羊群中的一只，而且是非常瘦弱、毫无抵抗的一只。老实说，她不该进我们这个圈子。但是，她的命运，应该由她自己去选择和实践。

滚滚红尘流淌着的是欲望，欲望被满足就会无聊，而欲望不被满足就会痛苦，这人生就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摇摆。

实习之于唐榕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公司领导很少根据市场情况来制定如何去培养一个真正能适应市场的业务员。我能教给她的东西，对于她可能根本就是没用的东西。于是我对她说：“你先把这座城市熟悉了，各种小吃都吃一遍，每个商场都去逛一圈，顺便看一下哪里棒棒多，哪里麻将馆多，哪里足浴馆多……”

唐榕惊奇地看着我说：“师傅，你耍我哦，我要跟你一起去拜访客户，你的销量肯定不是看棒棒多少看出来的。”我说：“我不看棒棒，我经常在解放碑数美女。”她说：“我早看出师傅不是个正经的人，这样下去，我非学坏不可！”

我并没有带着她去拜访客户，而是带着她从解放碑溜达到朝天门，又在朝天门广场吃羊肉串，看轮船，看放风筝。我和她对坐在花坛围栏上，我对她说：“你知道重庆城什么是最有名的吗？”她说：“这

个我知道，重庆美女最有名。”我说：“不对，重庆的火锅最有名，较场口有一家火锅店叫‘辣不死你’，我一朋友大嘴在里面当厨子，晚上我带你去吃。”

正聊着，唐榕的电话响了。她接通电话，嘴角泛起微笑，眼睛里闪着光华，声音变得异常地温柔。初步判断，是她男朋友打来的。她当着我的面说着笑着，时而眉飞色舞，时而含情静默……

我心情渐渐郁闷，即使一口口地抽烟也无法缓解症状。她丝毫没感觉到我的变化，打完电话她跟我说她男朋友下个月要来重庆，然后在这边找工作。我突然对她这男朋友来了兴趣，这是怎样的一个男人，令唐榕神魂颠倒呢。

但是，我并不想从她口中去了解这个男人，因为我完全不能接受一个女人当着我的面大肆谈论另外一个她喜欢的男人。我突然觉得，这就像一场很有意思的足球比赛，上半场那小子进球没有我不知道，而下半场进球的数量才是锁定胜局的关键。我来了，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晚上，我们在“辣不死你”火锅馆差点儿被辣死的时候，钟倩打电话叫我去救她。我说：“你遇到色狼了吗，要不要我给你报警？”她说：“我在洗手间给你打电话，今晚请了一个医院的科室主任吃饭，他不停地让我陪他喝酒，我快撑不住了，哥哥你快点儿来救我，在君临酒店。”

我对唐榕说：“你继续在这里吃，如果没被辣死的话就自己坐车回去，火警响了，我得去当消防员。”唐榕说：“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说：“刚点的菜还没吃到一半，你不要浪费了，况且你去了指不定给我添乱，我火没灭成倒把自己烧起来了。”

唐榕老大个不愿意，我把公寓钥匙给她，她撅着嘴看着我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我到酒店的时候钟倩已经双眼迷离，两颊绯红，那个带着眼镜外表斯文的科室主任正在劝她再干一杯。

此人四十出头，高高瘦瘦的，眉毛往里长，鼻梁高挺直插云霄，一看就是久经沙场的男人。此时他酒性正浓，但是谁不晓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看到我来了，钟倩像看到了救星，她拉我坐下，给我介绍说："这是黄主任。"

黄主任说："你这个女娃，我喝白酒，你喝红酒，这样你都要喝麻了，还请了个外援来，不像话哦。"

我打圆场说："主任啊，这小钟喝饮料都会醉，我以前从没看到她喝过红酒。还是我来陪你喝吧，喝完了去洗个桑拿，松松骨醒醒酒。"

黄主任对我的话很满意，也不再难为钟倩。我叫服务员又拿了瓶全兴大曲，然后将这瓶酒分成两大杯说："黄主任，咱们就用男人的方式喝一个。"话说完，我拎起杯子一口干了。黄主任吃了一惊，然后笑说："久经考验这么多年，今天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人物，不干，就对不起观众了。"说完，他也拎起酒杯，仰头直到见底。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4)

等黄主任心满意足地走出桑拿中心，挥一挥衣袖，空气里留下久久不散的酒气……此时此刻，钟倩已然都在我的奔奔里进入了梦乡。

我将一件衣服披在她的身上，然后发动车子，送她回家。也许是红酒的后劲显露，我扶她下车的时候她的意识已经不太清晰，我扶着她，她整个身体的重心都向我倾斜过来。我几乎是将她扛到四楼上去的，我把她甩到床上的同时也把自己摔在了床上。

也许是和她靠得太近，我还没来得及翻身下床，就被她拦腰抱住。我就顺水推舟地去吻她。这是一个可以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吻，它让我俩胃里的白酒和红酒都混在了一起，到最后有了鸡尾酒的味道。

哥哥，我想要……她说。我明白她的意思，虽然她“要”字后面没有说完，我想：“是男人就应该去战斗！我扛上枪，子弹上膛，随时准备冲锋陷阵。”当我正要脱去她的内衣，她突然坐了起来，迷迷糊糊地说：“哥哥，我真的想要……”

我说：“妹妹你莫要急嘛。”她啊的一声，我知道这不是叫床的声音，她吐了，我看到一股带着腥味的东西从她嘴里喷出，避之不及。我好悔啊！

战斗都没打响，就负了伤。我出门下楼的时候赌咒发誓对自己说：“江郎，以后不准再碰喝醉了酒的女人！”

回去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唐榕已经趴在电脑桌前睡着了，当时电脑还开着，里面放着韩剧……我弄醒她说：“快到床上去睡。”她睡眼蒙眬，看着我满身狼藉的样子说：“师傅，我是不是在做噩梦哦？”我说：“不是的，师傅刚刚做了一个噩梦。”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5)

接到张寻的电话是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当时我正在偷看唐榕最近网上的聊天记录。唐榕当然不在，因为我拿了一些无聊的事情给她去做，但是她却觉得这些事情很有意义。我让她买了一张重庆地图，然后去把地图上能找到的医院都做一个市场调查，调查内容诸如门诊量多少，科室设置情况，病房床位数等。

张寻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要来重庆了。我问什么时候？他说明天就到。他还说是来投奔我的，让我做好准备。张寻，我高中同学，也是大学同学，那个睡在我下铺的兄弟，那个深更半夜里爬起来问我要烟抽的家伙。

往事如烟，我其实是一个健忘的人，五六年过后，我已经记不起大学里大多数同学的名字。有一次开同学会，我坐在一群人中间，感觉每个人都那么陌生；我试图将他们现在的模样还原到以前的样子，却已然不能。我们喝光了杯中的酒，唱《同桌的你》，唱长亭外，古道边……

后来有一个胖子哭了，他抱住我的肩膀说："兄弟，你就真想不起我来了吗？我那个干豇豆的绰号可是你取的啊！"然后，又一个腰上挤满赘肉、面如落叶的女人举着酒杯跟我说："狼，还记得我吗？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爱情坡上的那片竹林里，我的血染红了你的枪，你说你从此拿的不再是鸟枪而是红缨枪……"

再然后，有很多人都找我说话，同我讲发生在和我之间的故事。原来，那些事情曾经真实地发生过了。岁月将一个竹竿样的同学变成了胖子，又将一个水蛇腰样的女孩变成了水桶腰样的女人。毫无疑问，岁月还将继续改变着我们，直到无法改变为止。我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岁月呀，你娃也太他妈无情了！"

张寻出现在我的面前，还是那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岁月在他的身上不落痕迹，但是他告诉我在他心里其实已经满目疮痍。我大笑

说："有多少个女人爬到你的心里去参观过了，是不是每个女人走的时候都给你的心来一刀？"

我们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酒。他说："我这些年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在每一个城市都待不长。"我说："那是因为那座城市没有你值得留恋的东西。"

张寻说："我的生命好像漫无目的，我常常一觉醒来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我说："用医学的说法是你娃患上了抑郁症，我认识一个神经科的老医生，有空我带你去看一下。"

"还写诗吗？"我问他。

"不了。"他说："自从那次一个女人当面把我为她写的情诗撕得粉碎之后，我再也不写了。"那个女人还边撕边说，看是你写的诗好还是我撕的好。

我知道张寻曾经爱过好几个女人，并且每一次都爱得死去活来，也许是对方怕真的被他爱死了，故而都提前离开了他。失恋，是我这哥们儿常常患的一种病，而这种病又不能被治愈，而且反复发作。

我说："这么多年，你还在重复着爱情的实验吗？"

张寻说："你和我同样都是执著的人，我绝对相信你也没有停止猎杀那些无辜的羔羊。我看得出，你还是那匹狼，我认识的、那个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的狼。不同的是，你更成熟了。"

我们相视一笑，喝空了酒杯。是的，生活本身就是不断重复，简单的、复杂的，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心。在岁月的轮回中，心会慢慢变老。

我问他："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张寻说："先找份工作。"我听老陈说最近办事处的商务主管辞职了，正准备招人。于是我对他说："到我们公司来吧，我们办事处正缺一个人。这个工作也清闲，主要负责医药公司回款，办事处日常事务处理。"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6)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就是那些你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我曾经咨询过一个经常当第三者、破坏人家婚姻家庭的男人，我问他是怎样做到将那些只爱自己老公的女人弄上床的。他悄悄地告诉我：“下药。”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蓝色的东西说：“看到没有，这个蓝色的液体，滴到水中会变得无色无味，只要给你喜欢的女人喝下，半个小时后她就会自愿对你献身。”

更为神奇的是，她会对喝药后第一次献身的那个男人产生依赖性。就是说，你再次给她喝一滴，即便她老公和你同时在场，她选择上床的对象依然是你！所以她根本无法判断是迷上了你还是迷上了你下的药。

有这么神奇吗？我还是经不住诱惑买了一瓶，花了500元人民币。晚上，我带唐榕一起到餐馆吃饭，我帮她叫了饮料，并趁她没注意将药水滴了进去。看着她喝完大半杯饮料，我的心里也算踏实下来。

她吃完东西后仰头望着我说：“师傅，我看你今天晚上好奇怪哦。”我想药性不会这么快就发作了吧，于是我说：“你是不是觉得师傅今天晚上特别帅呀？”

她笑说：“不是，我看你没怎么吃东西，并且一脸的坏笑，师傅你肯定干了什么坏事没跟我说。”

我想女人的直觉真的太可怕了，唐榕有时候就像带了一面照妖镜，时不时将我照得显了原形。我非常镇定地对她说：“师傅像干坏事的人吗？”她说：“像。”

回到公寓，我照例打开电脑上网，唐榕照例从包里拿出日记本记日记。我看看时间，已经过去了20分钟，她也没什么变化。

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是煎熬，我时刻关注着她微小的变化：呼吸，动作，眼神，时间却仿佛凝固了。到30分钟的时候，药力作用好

像开始显现了，我看到她呼吸慢慢变得急促，血液开始翻腾慢慢涨红了脸，她不由自主地将外套脱了。

我没想到事情原来如此简单，心中一阵窃喜。我走到她的面前，用手去摸她的额头，然后说："徒弟，你好像发烧了？"

"我好热。"她说。

我说："没有其他感觉吗？"

她说："全身还痒得难受！"

我说："要不要到师傅怀里躺一会儿？"

她好像很难受，这种难受未必就是欲火中烧的难受，因为我看到她的脸色已经由红转白，额头还开始渗出汗珠。

她突然说：师傅，我肚子好疼……然后她整个人瘫软在床上。

我已经来不及多想，给她穿上外套，然后抱起她直奔医院。

我在急症室门外焦躁不安，半个小时后，医生告诉我说："情况已经稳定下来，病人好像是食物中毒了。"

两个小时后，唐榕彻底清醒过来，看着自己打着点滴，我正呆呆地坐在她的旁边，她小声问我："师傅，我怎么了吗？"

我说："你吃东西吃坏了肚子，现在没事情了，安静睡会儿吧。"她安静地闭上眼睛，我看着她，突然觉得有点儿心疼。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7)

老陈告诉我人力资源部已经同意聘用张寻，试用期三个月，满后再签合同。老陈还说星期六是刘玫生日，晚上大家都到三三火锅去聚一下。

周末晚上六点多，我和唐榕、张寻一起驱车赶往火锅馆。老陈和他老婆潘路、会计李学强、刘玫、钟倩、高山都依次坐定了。

高山说："江郎，你娃又迟到了。"

我说："我那个奔奔老了，跑都跑不动，每次我把油门踩到底它都没反应。"

老陈说："今年公司出了奖励政策，销售成绩在全国前三名的都要奖励一辆车。第一名奖一辆丰田，第二名是帕萨特，第三名是宝来。江郎，你努点力，搞辆宝来肯定没问题。"

我说："有这样的好事哦，等我拿到车一定请大家吃饭。"

刘玫说："光吃饭还不行，还要去唱歌。"

我说："给你开个个人演唱会都行。"刘玫低头不再答话，大伙都乐了。

这顿火锅吃得有滋有味，大家说着笑着，喝着啤酒，聊着最近彼此的生活。开了多少瓶啤酒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每个人都去了好几回厕所。刘玫喝高了，因为她今晚是寿星，每个人都少不了敬她喝酒。张寻坐在潘路旁边，两人碰了好几杯酒，还不时低声地交谈，我隐隐感觉他俩交流的目光有些异样。

旁边的老陈却并没觉察到什么，每次喝酒老陈都会将他以前跑业务的经历讲给大伙听，鼓舞士气，传授经验，乐此不疲。老陈讲得唾沫横飞，唐榕、刘玫、钟倩都听得津津有味。老陈已经忘记了去关注自己的老婆，这不由得让我担心起来。

高山似乎也不太开心，一个人独自喝酒，也不怎么讲话。我听钟倩说他追刘玫还没有得手。我想，追女人本身就是件看运气的事情，

如果她喜欢你，象征性地拒绝你两回之后她绝对会给你机会，如果她不喜欢你，你追求的攻势越猛烈，我估计她跑得越快！

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老陈叫服务员将一个三层大蛋糕拿来，插了蜡烛并且点上，大家一起唱生日快乐歌曲，刘玫在半醉半醒中许了心愿，吹熄了蜡烛。

然后是聚会后的必备节目——麻将。说到麻将，我想起三国时的一段故事：刘备战败曾投奔曹操，曹操手下谋士荐言趁此机会除去刘备，曹操也知道刘备非池中之物，也有杀他的想法。于是，曹操召集刘关张三人打麻将，曹操定下牌规，放炮者一律斩首。张飞说："操公，要是你先放炮呢？"曹操诡笑说：一视同仁。牌局开始，关公涨红了脸，刘备吓得有些哆嗦，倒是张飞镇定自若。

曹操手气并不好，没打几张牌就放炮给了张飞，张飞起身要去找刀被卫士摁住。曹操说："着啥子急嘛，这副牌还没打完，我们三个还要继续打。"没摸几张牌，关羽大笑说："自摸！"起身要去取青龙偃月刀，又被卫士拦住。曹操说："不忙，我和玄德还没分出高下。"刘备已经吓得面如死灰，刘备手中的牌并不比曹操好多少，两人你来我往，牌桌上最后就剩两张牌，曹操先拿了一张，没胡。刘备暗想难道天要亡我，然后闭着眼睛去抓那最后一张牌，结果是海底捞自摸了。

这大概就是川渝地区打麻将流行"血战到底"的由来吧！

曹操也没被斩首，只割下一缕头发，以发代首，至于后来曹操又犯了军规，割了胡须，以须代首的事情估计大家都知道。反正我觉得：打牌千万不要和曹操这样的人打，输打赢要，太他妈不耿直了。

老陈，我，高山还有以前另外一个公司的庞眼镜一起打麻将曾经创下三天三夜没下桌子的纪录，饿了叫外卖，困了睁一只眼睛打牌，另外一只眼睛睡觉。打到最后，老陈直接钻到了桌子底下，庞眼镜手头拿着一张牌睡着了，高山好像还挺得住，不过走到厕所我听到劈啪一声巨响，那娃摔倒在地上……

后来，老陈定下打牌的规矩，每次打牌时间不超过8小时。今晚，老陈说打到天亮就收工。老陈，我，高山，李学强凑成一桌麻将，张寻说他不爱玩麻将，他就和钟倩、潘路三个人斗地主；刘玫喝醉了，趴在桌上睡觉；唐榕坐在我旁边，看我打麻将。

刚开始手气非常背，点了好几炮，还都是带杠的，身上带的现金很快输光了。我向老陈借了两千，然后对唐榕说："你来帮我打几把，输了算师傅的，赢了算你的，我先把刘玫送回去。"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二章(8)

高山站起来说：“还是我送刘玫回去吧。”

我骂他：“我等了这么久也没看你行动，只顾自摸赢钱，这下不给你机会了。”

老陈说：“高山酒喝得不少，还是江郎送她吧，车开稳点儿。”

我让老陈把他的本田车钥匙给我，然后扶着刘玫出去。刘玫好像并没有怎么醉，我发动汽车的时候她跟我说：“江哥，你今晚的手气是不是很背啊，我听到都是你在放炮。”我嗯了一声，开始换挡。

一路无话，车到刘玫住的地方，我问她：“你能够自己走上楼吗？”刘玫说：“我两腿发软。”于是，我扶着她上楼去。我又问她：“你的房门钥匙呢？”她说：“在我的手包里。”可能是光线昏暗，她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钥匙，我于是拿出手机来给她照亮，借着手机的光线，我看到她眼如秋水，面带桃花，双唇半启，一副欠吻的俏模样……

开门进去后我再也按捺不住，我一把抱住她，她的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贴了上来，长吻之后，她推开我说：“江哥，不要这样嘛。”我把她整个人凌空抱起说：“不要个锤子，现在说已经晚了！”

等我开车回去的时候唐榕小脸发红，正战战兢兢地在出牌。她抱怨说：“师傅，你怎么去这么久啊？”我说：“今晚我太倒霉了，打牌的时候净点炮，开车半路又遇到一起车祸，堵了好半天。”唐榕说：“是不是啊，师傅我的手气倒很好，你看，你走的这段时间我就赢了一千多！”

高山说：“黄棒手硬，没得办法，还是江郎你自己来打，我等你放炮脚都等麻了。”我并没有把唐榕换下来，我让她继续打，我给她作参谋。那一夜，我们师徒联手，不但赢回了先前我输的钱，最后还倒赢六千多，高山还欠我两千。第三章1

山城一年四季都是云山雾照的，于是每次看女人都成了雾里看花。重庆女人的美丽大半得益于这氤氲的雾气。另外，重庆女人不用去健身房，每天爬坡上坎已足够锻炼出迷人的身段。重庆美女唯一的缺憾就是普遍身高不够，多属于娇小可人的那一类，刘玫就属于这个类型。

重庆女人的脾性是柔情时如水，愤怒时如火山喷发，娇羞时可以如诗如画，怨恨时可能会一刀切掉你的JB。凡此种种，个中滋味只有自己体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公司最近要在成都举办一次业务精英销售经验交流会，于总通知我参加，会上还必须做一个2000字左右的报告，主要是谈谈做业务的心得体会。一听到要做报告我头都大了，我都不晓得是公司总部哪个领导出的馊主意搞这样的经验交流会。

曾听人言：外事问谷歌，内事问百度，房事问天涯。于是我只好求助百度，好不容易才将这个恼人的报告写完。走的时候我跟唐榕说继续做市场调查，没事的话可以去找钟倩或刘玫，跟她们学学怎样做业务。

成都会议日程共三天，分为成都市区风景观光一日游，成都一三星堆、宝光寺一日游，最后一天安排在温江度假村开会交流经验。

第一天准备去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等地方。外省来的同事觉得很有意思，而我却觉得无聊透顶，因为我的大学就是在成都读的。那四年光阴，整个成都的每一寸肌肤我都用脚步丈量过了，其中光在青羊宫抽签就抽了超过10回；在杜甫草堂的梅园撒尿也有5回以上，有两回被逮住罚了款。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1)

上午到武侯祠的时候我跟领队李总说我嗓子疼，头晕乎乎的，想去医院拿点药。李总说看你刚才和几个女同事有说有笑的，不像生病的样子啊？我说刚才是强颜欢笑。李总说那去吧，吃完药在宾馆休息一下，明天可不能缺席，这次活动很难得，全国的销售精英都聚齐了，你要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

离开队伍心情轻松多了，其实我不想当逃兵，我是真有要事在身。我拨打韩军诚的电话，电话那边传来彩铃音：你好，你拨打的用户正在裸奔，请稍后再拨。我哑然失笑，摁掉再打，彩铃继续：你好，你拨打的用户已经裸奔出服务区，请听到滴声后留言。我说：限你娃三分钟内穿好衣服回我电话，否则后果自负！

韩军诚是我工大的同学，读书时隔三差五地跑到寝室来找我下棋，每次都兴致勃勃地来，灰头土脸地回去，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下一次来找我下棋想赢的信心。四年时间我们杀过多少局棋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唯一记得的是他只下赢过我一次。那天他身后站了一个小脸粉嫩、梳着个长辫子的女娃，我承认是因为看着她而将棋子放错了位置。

毕业后韩军诚进了成都一家私家侦探社，现在已经是社里的骨干成员。半个小时过去了这小子才回我电话，接通电话我就骂他：“你娃的架子越来越大了啊！”军诚立即道歉说：“兄弟，理解一下，我刚才正在执行任务。”我说：“执行锤子的个任务，快点儿过来，我有任务给你。”

在酒店我又等了他一个多小时，烟抽了半包，所有电视台都浏览了一遍，他终于来了。我说：“你娃真是日理万机呀，等你接见比美国总统还难。”

他说：“今天正跟踪一个有外遇的男人，正好在紧要关头。”我说：“原来你小子捉奸去了，逮住了吗？”他说：“不用逮，她老婆只要

现场追踪报道。”他又说：“江郎，啥事嘛，这么急？”

我说：“帮我调查一个人，不用细查，只要将他泡妞或者找小姐的现场直播拍下来就算任务完成。”

韩军诚用不解的眼光看着我，我又说：“其他的你也不要多问，价钱就按你们公司的收费标准都可以。”韩军诚说：“你娃跟我谈钱就伤感情了，有他的资料吗？”我说：“我只有他的QQ号码和手机号码，还有一张照片；这人估计还有半个月就要离开成都，你要抓紧。”他说：“如果没发现他有不轨行为呢？”我说：“万一他没有，那就创造条件让他有。”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他急着去继续捉奸，于是拿了资料要走。走的时候他握住我的手说放心，有消息马上通知我。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我在心里说：“真是我的好哥们儿，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中午我的自助餐刚吃到一半，电话就响了，是刘玫。她问我成都好耍不好耍？我说如果你在成都可能会好耍一些。她说她真来了成都，我说你莫要开国际玩笑。她问我在哪儿，现在要来找我。我说我住在锦江酒店401房，你坐火车过来还来得及。

在我看来一切都是玩笑，连老天都常常拿人涮着玩儿，更何况无聊的人类呢。不过当刘玫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吃了一惊，她小脸红扑扑的，一身风尘。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2)

“感动吗？”她问我。当时我的心轻微地颤动了一下，我知道那不是感动。

“我想死你了。”她扑到我的怀里，双手死死地抱着我，把脸贴在我的胸膛上。我用手轻轻地去抚摩她的秀发。她仰起头问我：“你想我吗？”

我说：“都被你给想死了，我还怎么想。”刘玫很不满意我的回答，她撅着嘴半天不讲话。我看着她说：“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两只兔子，一只是白色的公兔，另一只是黄色的母兔，它们俩相亲相爱了三年，后来母兔怀孕了，可是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公兔染上一种怪病，据说只有到很远的地方去采一种叫相思的草回来才能救它……”

刘玫说：“你又要编故事，然后呢?”我说：“这只母兔为了治好它老公，怀着身孕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找相思草的路。它正要翻过一座大山的时候，在半山腰遇到一只黑色野狗，野狗要兔子陪他睡一觉，不然不让它过去。兔子说这不是搞婚外恋吗，坚决不从。野狗说那你就看着你老公死去吧，母兔流着眼泪躺在地上从了。翻过了高山，兔子正要过一座桥，结果桥中间遇到一只灰色的狼，狼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兔子很无奈，再次泪流满面地躺在地上满足了狼的兽欲。兔子历尽艰辛，终于在一座雪山脚下看到了相思草，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只棕色的公兔。公兔说，相思草你可以采去，不过你要吻我一下。”

刘玫笑着说：“还是这只公兔仁义，要是再强奸这只可怜的母兔，估计她要流产了。”我说：“还没讲完，这只母兔最后采回了相思草，治好了她的老公，不久它产下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你知道这只兔子是什么颜色的吗？”

“白色？”我摇头。“黑色？”我还是摇头。“黑白相间色？”我的头都摇晕了。

“那你告诉我什么颜色？”刘玫恳求道。

我说：“你吻我一下我就告诉你。”要kiss还不容易，说完她给了我一个湿润的吻。我说：“光一个吻还不行，现在陪我睡一觉我就告诉你。”她说：“要睡还不容易，本姑娘就是专程坐火车来让你睡的！”

2

人生有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答案。就比如我上面讲到的那个故事。我又记起读大学时一个老教授给我们讲的一件事情——说在中国北大和美国哈佛各挑选出30个优秀的学生让他们参加测试，每人发了一张试卷，上面有同一道题目：有一艘船上，站了一个人，船里面有20只绵羊，问题是这个人多大年龄？

28个中国学生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并且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只有两个学生回答没有答案。哈佛大学有10人给出不同的答案，有15人质疑问题本身就是错的，另外5人说没有答案。

我们受过的教育，就是有问必有答的教育，即便是答错了，也要答，我们从来不会去置疑问题本身是否有错！刘玫爱上江郎，结果是什么？这显然也是个错误的问题，我无法给出答案。

我对刘玫说：“我没有办法给你承诺，我也无法对你负责，因为你爱上的是一个无心浪子。”刘玫泪眼婆娑地说：“郎，我不会强迫你负责，也不会阻止你再去喜欢别的女人，但是我绝不允许你和别的女人结婚，你要当一个浪子，那就要当到底……”

第二日刘玫坐车回了重庆，除了我没人知道她来过成都。接下来的旅程也没多少意思，有人就曾对旅游做过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那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回家后啥都不知道。比如那个三星堆听名字很有意思，看过后真没意思，特别是那些青铜面具，眼球突出，脖子粗又伸得老长，我猜想古代四川人是不是都患有甲亢。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3)

开完会回到重庆，老陈又将大家聚集到一起，让我讲一下交流心得。我除了重读了一下自己写的讲演报告，又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北京业务员讲的一个笑话：陈阿土是一个台湾农民，从没有出过远门。攒了半辈子的钱他参加一个旅游团出了国。陈阿土一人住了一个标准间。早晨，服务生敲门送早餐时大声说道：“Goodmorning，sir！”

陈阿土想这是什么意思？在家乡，陌生人见面都会问：“您贵姓？”于是陈阿土大声叫道：“我叫陈阿土！”如是这般，连着三天，都是那个服务生来敲门，每天都大声说：“Goodmorning，sir！”而陈阿土亦大声回道：“我叫陈阿土！”

但他非常地生气。这个服务生也太笨了，天天问自己叫什么，告诉他又记不住，很烦的。终于他忍不住去问导游：“Goodmorning，sir！”是什么意思。导游告诉了他。天啊！真是丢脸死了。陈阿土反复练习“Goodmorning，sir！”这个词，以便能体面地应对服务生。又一天的早晨，服务生照常来敲门，门一开陈阿土就大声叫道：“Goodmorning，sir！”与此同时，服务生叫的是：“我叫陈阿土！”

大伙笑完后，老陈说：“这则笑话很有启发意义，人与人交往，常常是意志力与意志力的较量。不是你影响他，就是他影响你。要想将业务做好，我们就必须在客户中间扩大影响力，不但树立起公司强大的品牌，也要树立起自己强大的品牌，这样离成功就不远了。”

坐在我旁边的唐榕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做了笔记。我悄悄跟她说：“回家去将这个笑话记在你的日记本里吧。”

散会后，高山请刘玫去吃饭，被拒绝；高山又去请钟倩喝茶，钟倩说约了客户；高山跑到唐榕面前说吃烧烤去不去，唐榕笑说好啊。我一把拉过唐榕说：“什么人你都敢去，还不走，师傅今天请你吃串串香。”

高山正要发火，我拉着唐榕迅速转身离开，坐在奔奔车里唐榕说：“师傅，我觉得高山人不错哦，又老实又耿直。”我说：“你跟他去吃烧烤，当心他把你烤了，没看他今天火很大吗？”唐榕说：“我还担心师傅把我串成串串吃了呢！”

唐榕的这一句玩笑话，又一次洞察了我的心机。

3

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唐榕都会跟她男朋友打电话，也就是在这个固定的时段，我可以看到她心花怒放的样子……我可以想象在电话的另一端，一个帅气的男子正眉飞色舞地讲着什么，时而会逗得唐榕放肆地哈哈大笑，时而又让她像西施一样愁上眉梢。

这样生动的场景我已经看厌了，每次唐榕打电话我就关上卧室的门，可是我怎么也关不住她温柔的声音，也关不住我嫉妒的心。我曾经不经意地问唐榕：“如果你的男朋友背着你找了别的女人，你会怎么办？”她天真地笑说：“绝对不会，他不是那样的人，我太了解他了。”

很快有了韩军诚的消息，他告诉我最近截取了一些冷酷到底的QQ语音视频聊天资料，聊天内容暧昧，我大喜，让他马上发到一个指定的邮箱。这个邮箱是唐榕的，每次上网她第一件事情就是收发邮件。

晚饭后我上了一会儿网，唐榕记完日记后在我身边坐下看我玩《传奇》。她说：“师傅，这《传奇》好无聊嘛，看会儿韩剧怎么样，最近出的那个《浪漫满屋》很有意思的。”我说：“你也不小了，怎么还喜欢看这些青春呕吐剧呀？”她推了我一下说：“什么呕吐剧，是偶像剧。”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4)

我不再理她，继续杀怪。唐榕无聊地在旁边掰着指头。她一会儿又说："师傅，我已经做了一个礼拜市场调查了，你什么时候让我跟你学做业务呀？"

我说："莫要着急，让你先做市场调研是在训练你的耐心，凡事都要沉住气。"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沉不住气了，我想马上让她打开邮箱看看她男朋友的精彩聊天记录。

我点了支烟，又若无其事地玩了半小时，唐榕被烟熏得直咳嗽，她起身说到楼下转转去，我拉住她说："你来玩会儿吧，师傅这个月的报表和预算还没做。"

她坐在电脑前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掉了我的游戏，然后登陆了QQ，跟她的朋友打完招呼后就登陆查看有没有新邮件。我想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了。她很快发现了那封新邮件。一个陌生人发来的，题目是——冷酷到底的精彩表演，真正内容其实在附件里边。

她奇怪地打开邮件附件，看完后就愣在那里了，接下来愣在那里的是我——因为我看到和冷酷到底聊天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唐榕。

她很快打电话给她男朋友问邮件是不是他发的，他男朋友一头雾水。我冷静地给她分析："可能是你男朋友的QQ被黑客登陆过了，黑客窃取了聊天信息搞了个恶作剧。"

她于是用警察一样的目光看着我，想从我的目光中找到答案，遗憾的是，她没有找到。

我在电话里大骂韩军诚，他一声不吭。最后只说了一句："哥们儿，三天之内，我一定将这小子拍的三级片发给你！"事后，我觉得骂他骂得有些过火，毕竟他不知道唐榕和冷酷到底的关系。于是我又打电话给他解释了一番，还说了声对不起。韩军诚听完说："第一次听你娃说对不起，老子汗毛都坚起来了！"

韩军诚也算是我的至交，这小子除了喜欢下围棋之外还喜欢麻将。我们的友谊来自于大学时期长期在麻将桌上的搭档。在我们所住宿舍楼的第三层，私下里被誉为工大的拉斯维加斯，麻将、金花大战夜夜在这里上演。韩军诚打麻将的天赋就是我在这里发现的。

后来我们发现在宿舍赢钱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些输光了钱的同学常常没钱吃饭，这样我们就得将赢的钱借给他们，其结果是现在我们手里还有一堆欠条。

再后来我俩转战成都大大小小的麻将馆，我俩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他一吸鼻子我就知道缺筒子，我一声咳嗽他就送给我万子，真是所向无敌，我俩差一点儿就放弃学业，到麻将坛扬名立万去了。

最后，当我们发现赌博是游离在法律边缘之外的一个行业，并与黄、毒，并列为社会三害，方才醒悟了。当然要感谢那夜将我俩逮回派出所的民警同志，是他们让我俩悬崖勒马，回头吃草。

4

我一直在纳闷韩军诚是怎样在三天之内拍到那小子经典的三级片的，准确讲是A片——主演：冷酷到底，大波美女（无名氏）。摄像：韩军诚。动作设计：大波美女。监制：韩军诚。当我看完一遍后觉得还没过瘾，又反复欣赏了三四遍。

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很难受，因为重复在我脑海中的大波美女竟然变成了唐榕的模样！记得唐榕说过他俩已经相恋有两年了，这七百多个日子，除去寒暑假休息，这对男女野合的次数应该在50次以上吧……我的心真是拔凉拔凉的。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5)

我犹豫着要不要将真相放在她的面前，想象一下她看到这部片后的表情，估计会崩溃，崩溃的程度还尚难断定。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见完一个客户后回到公寓，房间没有开灯，但是我知道有人在哭鼻子。我打开灯，见唐榕坐在沙发床上泪流满面。我问她："谁欺负你了？"她抽泣着不说话，我去拿毛巾然后帮她擦眼泪。

我暗想这精彩的A片还没给她看过，难到她已经进我的电脑里看过了，我可是加过密的呀。我不断地安慰她，她终于开口说话："师傅，我失恋了，男朋友不要我了！"

我说："这不可能，前两天我还听你俩打电话亲密得跟一个人似的，怎么会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了呢？"

她拿出手机说："你看嘛，他把新交女朋友的照片都发过来了。"我接过手机一看："咦，这不正是那部A片的女主角吗？"

唐榕问："什么女主角？"我连忙掩饰说："这个女人长得酷似一个韩国女明星。"唐榕说："难道我没有她漂亮吗？"我说："你比她漂亮多了，你看这个女的除了胸肌发达之外，没别的看头嘛。"

唐榕继续抽泣着说："师傅呀，我该怎么办啊？"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说："忘了他吧，天涯何处无帅哥，何必痴恋他一个呢。"

唐榕说红着眼睛说："我接受不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昨天他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只爱我一个人。"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安慰不了她那颗受伤的心了，于是提议去酒吧喝几杯。下楼的时候唐榕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喝醉。"

酒是忘情药，暂时的；爱是穿肠刀，永恒的。酒吧的音乐今晚特别伤感，一个美女歌手正在台上卖力地唱："让我忘了你，忘了我自己，勇敢离开你……"

两瓶百威都没喝完，唐榕就醉了。都说心碎的人喝酒醉得快，原来是真的。扶她回去的时候她嘴里一直叫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当然那个男人不是我。

重庆这座湿嗒嗒的城市总是让人莫名地兴奋，而今夜，我独坐孤城，兴奋与我无关。我从四楼的窗户往外望去，整座城市也像喝醉了酒。而我也想将自己灌醉，却越喝越清醒。

我打电话给张寻，让他出来陪我喝酒。这小子在电话里骂我："你娃精力过剩呀，实在不行跑解放碑拿大顶去！"我说："给你二十分钟出来报到，老子需要倾诉对象！"

张寻和我对坐在公寓顶楼的露台上，他打着哈欠说："你有肉不吃，叫我来陪你喝闷酒有啥子意思呢？"我开了一罐啤酒递给他，然后又掏出一只烟点上，猛吸了几口说："不是喝闷酒，是庆祝酒，就像一个猎人得胜回归，却发现所有的喜悦无人分享，你说多难受呀。"

张寻说："祝贺你，同时为被你残害的羔羊默哀，干一个。"我们喝空了酒瓶，他其实早已看穿了我的心思，他说："你娃动感情了。"我说我动了吗，我自己怎么看不出来？酒喝到后来，张寻告诉我他又恋爱了，而且是让他陷入疯狂的爱。

我一直追问他和谁，他说这是一个秘密，不告诉我。我说："我会知道的，等到你再次失恋的时候。"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6)

唐榕酒醒后很憔悴，我带她去喝粥，她一连喝了两碗还要喝。我说："你想自杀也选个好点儿的办法，喝粥撑死多难看。"

她勉强地笑了一下不说话。我问她："你第一次失恋呀？"她点头。我又问她："你认为失恋和失身哪个更让你痛苦？"

她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用非常恐怖的表情看着我说："师傅你该不会是趁我喝醉了酒把我那个了吧？"我连忙拉她坐下说："师傅可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是问你是为你男朋友不爱你而痛苦呢还是为失身于他感到痛苦。"

她的回答让我意外，她低声说："没结婚之前我不会失身于任何男人。"我不相信，打死我也不相信。我想："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总有一天我要为你验明正身。"

我告诉她，失恋不过就像一场普通的感冒，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我带她去逛街，吃小吃，完了后又陪她去看了场电影。走出电影院后我发现她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趁机拉了她的小手，她没有拒绝。就这样，我们牵着手漫步在解放碑的广场上，我第一次忘记去看周围的美女，因为和唐榕比起来，她们都黯然失色了。

唐榕失恋的伤口并没有我想象的好得那么快，每当她晚上记完日记后在那里啪嗒啪嗒掉眼泪时我就知道了。都说治疗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入新的一场恋爱，我已经为她准备好了玫瑰、红酒，甜言蜜语，这场恋爱盛宴所需要的一切……我相信，她没法拒绝。

事情却又是如此反复，正当唐榕要投入我的怀抱时，冷酷到底给她打电话说他马上就要来重庆了，那个只见过两面的新女朋友只是个玩笑，他爱的依然是唐榕。即便是天塌了地陷了他都要爱，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死了都要爱！

唐榕犹豫了，但是她还是做出了选择，她说她对冷酷到底的爱没有改变，她不想后悔。我却后悔得要死，因为我在电脑里怎么也找不

到那部冷酷到底主演的A片了，最后我终于想起是被我删了。因为我痛恨自己每次开电脑后都想要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

我最后的希望就是打电话给韩军诚，我冒着被骂死的危险拨通他的电话。我说那三级片还没派上用场就搞丢了，问他有没有留底。韩军诚说："你晓不晓得我为拍这片付出的代价？我把花了三个月才追到手的妹妹都给奉献出去了，还熬了两个通宵，你娃想看三级片直接在地摊上买嘛，还非得让我当导演！这会儿又跟我说搞丢了，这种片子我们是不能留底的。"

绝望，心死，挂上电话后我只找到这两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生活仿佛又回到原点，我坐在电脑前面下棋，唐榕依然半靠在沙发床上跟她男朋友通电话，声音温柔，笑靥如花。

5

那天陪张寻去医药公司收一笔逾期的货款，因为我们早收到消息这家医药公司快倒闭了，几个高管掏空了公司的资产正商量着挟款潜逃。我们公司通过这家医药公司铺货并不多，而且半年前就终止了给他们供货，这笔30多万的货款算是笔陈年旧账了。

公司财务部其实已经准备将这笔款做呆坏账处理了，老陈说财务部的罗总给了批示，谁要能收回这笔款，可以提成50%，十几万真是个不大不小的诱惑。我和张寻去了好几次连医药公司经理的面都没见着。那个邓经理我们以前经常一起喝酒，现在手机也打不通，不知道潜伏到哪里去了。

张寻说："看来要发这笔横财很有难度。"我跟他说不要着急，我知道邓胖子晚上经常去的几个窝点，我已经雇人蹲点守候了。张寻说："你娃就是满身邪气，去道上混说不定能当个大哥。"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三章(7)

正聊着，我收一条刘玫发过来的短信：“我‘大姨妈’没有来，怎么办？”我估计她发错了，没有答理她。临近中午了，我问张寻吃什么。他说就在路边小店炒个回锅肉，来个酸菜鱼对付吃一顿吧。

我们要了一瓶啤酒，菜还没吃几口我电话就响了，是刘玫打过来的，她说她现在很生气。我问她怎么了，我说你“大姨妈”没来关我什么事啊，我又不认识你“大姨妈”！她开始骂我浑蛋乌龟王八蛋，骂得我差点儿将手机砸酒杯里去了。后来我终于搞明白这“大姨妈”和女人的月经是他娘一个意思，那么，这就是件大麻烦事了。

我到刘玫住的地方去找她，刚进们她就将我抱住，没等我说话就用她的嘴堵住了我的嘴，等我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赤裸裸地坐在我的身上唱国际歌了。看着她摇曳的身体，飘逸的长发，忘情舞动的屁股，那一刻如此凄绝美丽，我渐渐明白“日久生情”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了……

刘玫给我看她早晨早早孕测试结果，我说：不是只有一条红线吗？她开了灯让我好好看，我终于看清那条模糊的对照线呈淡淡的红色，不太清晰。她说：我的那个每个月来得都很准，这个月已经迟到3天了。我说：也许是你的心理作用，再等两天，如果那个还没来你就到医院去做个检测。

刘玫看着我，无助地像个孩子。她说：“郎，要是真有了怎么办？”我非常肯定地告诉她，如果真的有了只能做掉。我坚决的态度多少让她感到心寒。没有办法，我总不能跟她说咱们结婚吧，然后将孩子生下来，再到天涯去发个帖子让网友给孩子取个好听的名字，最后一家三口过着幸福乐无边的生活吧？

这样美丽的憧憬对刘玫来讲可能是幸福得像花一样，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噩梦的开始。刘玫冷冷地对我说：“你走吧，我想一个人静一

静。”我推门出去，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回头。我不敢去看她那含泪的眼眸，我担心自己一心软就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佛说：人若无情，万物不伤。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1)

1

刘玫准备做人流手术的那天正好是唐榕男朋友抵达重庆的那天。也正是那天，唐榕得知她父亲腰疼病犯住院了。

这个世界总是这样，不同的事情总喜欢挤在同一时间发生，然后老天爷哈哈大笑地看着你，让你做出选择。

唐榕的男朋友忙着到一家外资企业面试，他说那是约好的不能改。唐榕非常需要一个人陪她回去看她父亲，因为她在电话里知道她父亲这次的腰疼病急需手术，而他们县医院根本做不了这样的手术，所以必须往市里送。而刘玫非常需要我，她第一次上手术台，要做掉的是我和她的孩子。

我最后做出决定去伤害一个爱我的女人。刘玫听说我不陪她去做手术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江郎，如果你不来，我会恨你一辈子。"后来我想，如果能被一个女人恨一辈子也未必就是件坏事。

我借了老陈的车带着唐榕奔赴她的家乡铜梁，路上唐榕和我聊起她的父母和家庭。我说："你和你父亲的感情一定很好吧？"唐榕的回答让我惊讶，她说："很多时候，我很恨我的父亲，特别是在我小时候，现在我长大了，他也一天天老去，我慢慢觉得他很可怜。"

提到她的家庭，唐榕的话特别多，她说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应该是在她弟弟还没出生之前的那一段，不过年龄实在太小，那些幸福比较模糊。等她5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她成了父亲眼中多余的人。父亲经常揍她，而唐榕又是个非常倔犟的孩子，她不会求饶，甚至眼泪都很少掉。

唐榕说她父亲是一个木匠，是一个地道的男权主义者，每次唐榕挨揍她妈都想保护她，结果是母女俩一起挨打，最后在那里抱头痛哭。她说："记得有一次，做木工的父亲发现墨斗不见了，其实是被弟弟拿出去玩了，父亲偏说是我拿的，我不承认，他就上来拉我的头发

把我的头往墙上撞，这个时候我弟弟正好跑进屋来，我看到他手中拿着墨斗……”

我说：“你爸爸那次把你弟弟也揍了一顿吧？”她没有回答，我侧过头去看到她眼睛里噙着泪，良久她才说：“我弟弟将墨斗往地上一丢，然后去拉我父亲的手说：‘不准你打我姐姐！’他就拣起墨斗走了，父亲从来都舍不得打我弟弟。”

我说：“你真可怜，其实我小时候也经常挨揍，不过每次我家老头子要打我的时候我就跑，有一回老头子撵了我二里地才把我抓住了，那次他倒没打我。”

唐榕说：“为什么没打你，因为你是儿子，他多半舍不得打。”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2)

我说：“不是的，他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哪还有力气打我。不过接下去的日子我就惨了，老头子天天早上都掀开我的被子逼我起来跑步。他说，你娃这么能跑，我就让你跑，说不定哪天能跑出个刘翔来。”

唐榕笑说：“你就瞎扯吧，刘翔那个时候可能还在学走路，你老爸就知道他是奥运冠军了呀？”

有人说，将一个女孩子一时哄开心很容易，不容易的是将她哄得一辈子都开心；又有人说，如果一个女孩子愿意跟你讲她埋藏在心底的事情，那么她就是对你有亲近的感觉了。

或许吧。后来唐榕又给我讲了她的一些事情，总结一下大致如此：唐榕没有恋父情节，恨父情节却很深，说白了这是个从小缺少父爱的女娃。她骨子里有一股韧劲，她认定的道儿会一路走到黑。她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县重点中学，而她的父亲不愿意让她继续读书，唐榕曾以死相逼，在众多亲戚的劝说下，她父亲才勉强答应让她继续读书。

高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大学。这次父亲坚决不给她出学费。唐榕后来写下承诺书，毕业后工作的工资全部要交给父亲，如果要结婚，还需要一次性支付给父亲十万元人民币。就这样，她父亲才愿意筹钱让她读完大学，但是读大学时的生活费大部分都是唐榕自己打工挣的。

我当时听到这里就踩了刹车，然后将车停在路边，我对唐榕说：“我们掉头回去吧，我真怕见到你爹时忍不住揍他一顿。”她淡淡地说：“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爹他很怕我，跟我讲话也唯唯诺诺的了，好像换了一个人，所以说我开始觉得他有点儿可怜了。”

唐榕说我是第一个听她讲自己家里事情的人，这些事她都从来没和她男朋友讲过。我听着觉得有点儿飘忽，但是我不能让她感觉到，

于是我只有把车开得飘起来。

等我们把车开到县医院的时候，得知她父亲已经出院回镇上的家去了。时间已经到中午，我们就停车吃饭，然后我把车开到加油站加满了油，这才上路直奔她家。

唐榕的父母当我是他们女儿钓到的金龟婿，因此对我异常热情和客气。她爹挣扎着要下床和我握手，我却忘了答理他，结果摔倒在地上。我和唐榕将他重新扶到床上躺下，我安慰他说："叔叔您不要着急，我已经联系好了一家大医院，下午就送您过去。"

唐榕问她妈弟弟跑哪里去了？她妈说："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初中都没读毕业就操社会去了，交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每天都不回家，一回家就是要钱。你看嘛，你老汉看病都没钱了，哪有钱再给他呢。结果这个龟儿子就去抢劫，抢劫也该找个好下手跑得脱的地方嘛，你弟弟傻到家了，光天化日就在大街上抢劫，不被抓进去才怪呢。"

她妈说完眼泪哗哗的，唐榕的眼睛也红了，我站在那里，整个就像看一悲剧的观众。此时此刻，我想起老托说过的那句格言：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有点儿后悔了，我不就是追求一个女孩子吗，勾出一大家子人来算哪回事呢？她仿佛在等待我将她从她男朋友手中夺走，然后再去拯救她的父亲、她的弟弟，还有她们家墙角那条两天都没喂东西吃的小狗……

我想此时逃跑已经来不及了，拿破仑曾经说过：酒既然拔去瓶盖，就得喝。唐榕推了我一下说："师傅你怎么啦？"我说："我正在看你们家墙角的那条狗，饿成那样不知道几天没喂过东西了。"她妈在旁边多了一句嘴："两天喂它一顿。"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3)

2

事情还算顺利，我安排唐榕的父亲在重庆一家大医院住下，并做了检查。医生告诉我，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病人病史较长，常规治疗已经无效，要尽快进行手术。那就手术吧，不过费用昂贵，唐榕没有钱，我免不了又要当一回英雄。我从卡里取了一万五给她，她给我打了张欠条，说："我会尽快还你的。"我跟她说："不还也没关系，以身相许就可以了。"

第二天我让唐榕陪她父亲做手术，并跟她说有什么情况随时打电话给我，然后就去找刘玫。昨天刘玫给我打了三个电话，发了五条短信，我都没理她，估计她见到我就想杀了我。但是我必须去看看她，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营养品后直奔她住的地方。

开门时我看她只穿了一件睡衣，眼睛红肿，头发凌乱，看到是我，她要关门不准我进去。我强行推开门进去，屋里很乱，几个空酒瓶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我说："你家刚进过劫匪呀？"她说："我家里没进过劫匪，我的心里已经进过了。"

我叹了口气将她一把搂在怀里，我说："你刚做完手术，怎么能喝酒呢？"她恨恨地说："我不但要喝酒，我还要和你上床。"她说着就开始脱我的衣服，她完全陶醉在自己的疯狂之中，在她的疯狂里，我渐渐失去抵抗……

一切云淡风清之后，她说："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姓江，我姓刘，如果是个男孩，就叫他江刘儿。"

唐僧的小名就叫江流儿，这婆娘估计已经疯了，要为我生一个唐三藏！我再也无法忍受，却又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刘玫，明天我就带你去把这个江刘儿做掉。"

"你真狠心。"她说，然后拿出一张B超单给我看。我看了半天后问她："我儿子在哪儿？"刘玫就指给我看："这个就是你儿子的照片，

身高1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4)

3

唐榕的父亲手术后的第二天，公司的同事都去看望他，鲜花满屋，水果篮一溜排开，感动得他热泪盈眶。慰问结束后老陈拉我到一边跟我说明天他要去天津开会，估计要一个礼拜才能回来，这边的事情让我盯着点儿。最后他还秘密地拜托我一件事情，说他怀疑潘路在外边勾搭男人了，只是没抓到现行，在他离开这段时间正好是一个机会，让我帮他留意一下。老陈还提示我说公司明年估计要升他做大区经理，重庆地区经理这个职位我是最佳候选人，听得我好一阵激动。我跟他说，你就放心地去开会，捉奸这种小事就交给我办好了。

唐榕的父亲估计要在医院住上十来天，我让唐榕好好照顾她父亲，有空我就会去看他们。唐榕说他男朋友已经找到工作，下午他会来医院看她父亲。我说恭喜你们有情人团聚，要不要师傅请你俩吃顿饭庆祝一下。

她明显感觉到我不高兴，于是低头不再讲话。我说：“还是你俩自己去吃烛光晚餐吧。”她说：“师傅……”欲言又止，我转过身去，刘玫正傻傻地看着我，而高山也正傻傻地看着刘玫，钟倩也傻傻地看着我们。

我突然发觉，大家都是傻傻的，原来傻也可以被传染。张寻上完厕所回来拍我的肩膀说中午要不要去喝两杯，我说下午有事情就不去了。高山热情地邀请刘玫去吃饭，刘玫说好啊然后拉了钟倩准备一起去。我一个劲地给她使眼色提示她下午约好了医生做手术的事情，她假装没看到。钟倩跟我说：“哥哥要不要一起去？”

我跟钟倩说：“每次人家约会你都跟着去干吗？走，哥哥今天请你吃火锅鱼。”钟倩当然求之不得。刘玫用恨恨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后哼了一声扭着屁股跟高山走了。当钟倩扭着屁股跟我离开的时候，我

听到张寻跑到唐榕面前邀请她吃饭，唐榕没有说话，但是我感觉到她已经点头答应了。

吃饭的时候钟倩说："我怎么感觉今天每个人的表情都怪怪的哟？"我说："人肚子饿的时候都是这个表情。"钟倩说："哥哥你好久都没请我喝酒了，我听说你迷上了新来的小师妹，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还迷得不轻。"

饭后钟倩说下午和一个男医生的老婆约好去逛重百，我说你这叫做业务逛街两不耽误呀。她说："哥哥你要不要一起去，那个医生的老婆不到三十岁，还挺漂亮的。"我说："你哥哥又不是采花大盗，不去。"

估计刘玫也吃完饭了，我就给她打电话，响了两声被她摁掉了。我只得给她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我在约好的那家医院二楼等她。

漫长的等待，她终于来了。在手术室外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害怕，我安慰她这是无痛人流，睡一觉就过去了。我还指着那句广告词给她看：一个女人醒来后问医生，还没开始吗？医生温柔地回答，已经结束了。人流，其实就这么简单。

带着刘玫回家的时候她脸色有些苍白，我给她炖了一只乳鸽，但忘了放盐，她说真难吃。我加了盐又炖了好一阵儿，结果刘玫说太咸，我又加了水继续炖，如此这般，折腾了我两个多钟头……

刘玫让我晚上留下来陪她，我没答应。我下楼的时候，她还在有气无力地叫唤我的名字让我回去。

回家的时候我想起老陈临走前给我布置的任务，就是他戴绿帽子了，要我给他查出是谁给他戴的。

为了在老陈回来之前给他一个交代，我决定对潘路展开调查。其实要找出她有没有勾引男人很简单，拿一天时间对她进行全程跟踪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开我的奔奔跟踪她一个是速度跟不上，二来容易被她一眼认出来，所以我跟朋友借了辆桑塔纳，还准备了高倍望远镜，

远红外线摄像机。韩军诚就说过，一个专业的捉奸人员，首先要要专业的配备！我这水平也够专业了吧，我想。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5)

很早我就把车停到潘路住的小区门口，将近十点钟，这个女人才开着老陈给她买的那辆二手POLO车出来，我赶紧发动汽车跟了上去。潘路直接去了名剪美发中心，做个发型就耗费了2个小时，等她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打了半个小时瞌睡，抽掉了半包红塔山。

我想这媚婆娘做了新发型，下午应该要去和情人约会了，想到这儿就一阵兴奋。中午了，潘路将车开到一家西餐厅前面停下，然后扭着小蛮腰进去享受牛排红酒去了。我其实早就饿了，但是我不能进去享受大餐，只好在超市买了一个面包和一包牛肉外加一罐啤酒到车里对付着吃了。

等潘路享受完红酒牛排出来，我刚吃进肚里的东西都快消化完了。这时候我看到她在车里接了个电话，说话的表情很陶醉，初步猜测是奸夫打来的电话。然后她驱车向解放碑开去，我跟着她到七星岗，看她停了车接了一个人，妈的竟然是个穿着时髦的女人！

到解放碑停车后俩人拉着手逛商场去了，这让我非常恼火。我真想打电话问下老陈他老婆是不是同性恋，幸好我忍住了。在停车场干等了长达三个小时，期间上了两趟厕所，抽完了最后一支香烟，跟几个狐朋狗友发了N条短信结果只收到一条回信，内容是：我不认得你，你发错人了吧。我想，今天他妈的大家都很忙，就我一个人无聊。

潘路和她的朋友拎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得胜归来，一路旌旗招展，妩媚的笑声散落一地……我开车继续跟踪，直到追到小区门口。我想不能跟进去了，这个奸夫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老陈这人就是疑心病重。

已经是傍晚时分，这时我想到医院去看唐榕，但又不知道她男朋友会不会在。我也想去看看刘玫，但又害怕一看就脱不了身。于是我打电话给张寻叫他晚上一起吃饭，他说晚上要赴个约会，不能来。

于是，我只有一个人拐进路边小店，点了几个小炒，要了瓶啤酒，自己跟自己干了几杯。吃完饭后我买了包烟，然后悻悻地回到那辆破桑塔纳里去。我不晓得往哪里去，于是就开车绕着潘路住的小区转圈圈。

当潘路再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时，她已经打扮成一个迷人的小妖精，要不是隔得远，我都要被她勾得魂飞魄散。我不紧不慢地跟着她的车，夜幕下的山城雾气升腾，我的视线逐渐模糊。

跟到中山路，我和潘路的车已经贴得很近。就在这个时候，我远远地看见有人在向我挥手，定眼一看是张寻。我想这小子这个时候可能是去约会，又打不到车，他看到我估计是想搭顺风车。我正要减速停车的时候，潘路的车已经停在了他身边，这小子看也没看里边坐的是谁就钻了进去。

我拨通了张寻的电话说："你娃上错车了。"他愣了一下，然后将头伸出车窗四处张望，他没有看见我，我却清楚地看到他神色紧张的生动表情。我说："你娃真是色胆包天哪。"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6)

4

有些爱情注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张寻和潘路的爱就是。

张寻的爱情总是剑走偏锋，记得高中的时候这小子爱上了我们漂亮的音乐老师，我在他的抽屉里曾经翻出一大堆写给美女老师的情书。我问他要不要我给他当邮递员，他不肯。

一周两节的音乐课成了这小子的幸福时光，我为他沉迷的样子感到非常着急。本人天生好事，没经张寻同意我就将他写的一封非常肉麻的情书交给了音乐老师。这个老师当时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其实也大不了我们几岁，她看过信后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

事隔多年我想起她脸红的样子还觉得好美，可能是因为现在我已经很难看到女人害羞红脸的缘故吧。美女老师最后拿着信跑掉了，她跑起来的姿势很飘忽。我在背后冲她喊："老师，你慢一点儿不要摔着了。"

好多天后的一个黄昏，我吃完晚饭正要去上自习，美女老师在楼梯口叫住我，我就迷迷糊糊地跟她去了她住的单身宿舍。她很温柔地对我说："你的信写得真好，我看了非常感动。"我想糟糕，张寻的信都没有署名，老师还以为是我给她写的情书。

我刚想张口解释，美女老师就过来拉我的手，她的手是我这辈子握过最柔软最暖和的手。我和她就那样近距高地坐着，我不敢呼吸，不敢讲话；她看着我的眼睛，我也看着她，也不晓得这样看了多久。

这种对视后来被我称为神交，在往后的青春岁月里，我曾多次梦到她和我对视的情景，然后从梦中醒来，发现内裤潮湿一片。

在我恋恋不舍地离开她的时候，她从一本书里抽出了一张她的单身照片，然后在照片后面写了一个地址，她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调到另外一所中学教书去了，你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一所好的大学，如果你想我了，可以给我写信。"

后来我将照片交给了张寻，他激动得不行，我没敢告诉他真相。我只是跟他说美女老师让你好好读书，不要胡思乱想，等你考上大学后可以给她写信。张寻如获至宝地将这张照片夹在他的日记本里面去了。直到几年后的一天，我无聊中偷看他枕头底下的日记本时，我又发现了这张照片。照片有些泛黄，脸部和胸部有一些污渍，估计是被精液或是唾液打湿过。

读大学后张寻被几段死去活来的感情纠缠，也没有时间跟那个美女老师通信。这个美女老师我至今也想不起她叫什么名字，但是她却是我和张寻共同的初恋。

张寻说他的梦想就是将爱撒播到四方，因此他去了很多不同的城市。至于有没有将爱撒播出去我不得而知。这次他回到山城，他的爱就很快撒播出去了，还汹涌澎湃。我郑重地告诉他，应该撤退了，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可以帮你打掩护。

他只是一个劲地喝酒，他说他这次投入了全部的爱，如果失去潘路，自己就只剩空壳，活着就如行尸走肉……我说你他妈的当第三者还爱得气壮山河，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王法呀？张寻叫嚣着说不准你侮辱我的爱情。

爱情，每次提到这两个神圣的字我都要打一个冷战。我去找潘路，我问她："你真想和老陈离婚吗？"她摇头。我又问她："你爱张寻吗？"她点头。我说你愿意为爱张寻而和老陈离婚吗？她先是点头接着又摇头。我说看来你的脑子也不太清醒，我告诉你吧，老陈已经在怀疑你了，他拜托我对你进行调查，看来等他回来我可以跟他汇报结果了。

潘路这个时候才露出害怕的神色，她哀求我千万别告诉老陈。我说："那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答理张寻，尽量离他远远的，能做到吗？"她一个劲地点头说能。

我觉得自己再一次拯救了张寻，但是他不会因此而感谢我。老陈回来后我没有跟他讲实话，我只是跟他说潘路有出轨的倾向，但还没

出轨的行为。我说潘路就像一株红杏，枝头快要伸出墙外了，你得将围墙再修高一点儿。

《重庆，那些废了我武功的女人》 第四章(7)

5

这个时代什么最廉价，是谎言。以前我说谎时还会紧张得眨眼，现在我说谎时连眼睛都不会眨了。这个时代什么最流行，是偷情。以前西门庆曾经预言，《金瓶梅》在几百年后必将被人们奉为偷情宝典，而西门式的偷情也将引领时代潮流，看来并非妄言。

同时，男人们对太容易到手的东西已经不感兴趣了，所以，处女变得奇货可居，即便多数是假冒伪劣的。富豪们一掷千金为求处女一夜，那捅破处女膜打出的子弹和自己打手枪发出的子弹有任何区别吗？他们说：感觉就是不一样！

是的，人活着活的就是那种感觉。人类至今也无法解释自身存在的意义。放眼宇宙，人类是如此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暗夜星空的点点星光常常给人无限感动和遐想，孰不知那光辉已经在宇宙穿越了数亿年或者数十亿年，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的过去……那些所谓的恒星，可能早已不在。

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爱情也无法永恒。失恋也只是两场恋爱之间的那段空白时间，这我在张寻身上看得很清楚。我曾经问他：“你娃从失恋中都学到什么教训吗？”张寻说：“我从失恋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学到任何教训！”每当我想起这句话我就想抡圆了拳头揍他一顿。

现在我已经顾不上多想，因为唐榕已经占满了我脑子里的内存，只要我一动脑子就会看到她对我笑，笑得那样地傻，又那样地纯。唐榕父亲住院期间，我去探望了三次。有一次正好碰到她男朋友离开，就在医院门口。我想上去跟他说：“别以为你穿上衣服我就认不出你！”最终这句话没出口他已经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不久，唐榕的父亲出院了，送走他父亲后我请她吃饭庆祝。我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喝酒吃肉。唐榕说：“师傅，你最近为啥老板着

脸，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哦？”

我说：“我有个朋友失恋了，我正在为他难过。”

唐榕说：“我怎么看你比他还要难过呢？”

我说：“如果有一个人现在失恋我就会开心。”

她说：“谁呀？”

我说：“你那帅哥男朋友，你舍得让他失恋吗？”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师傅，我真的不想看到你不开心，你在我心中感觉就像是亲人，朋友，我要是早点儿认识你的话，我很愿意做你的女朋友的。”

我不能不佩服她讲话的技巧，她的话中暗藏玄机，却又不着痕迹地表达了她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我让她将手给我，她犹豫。我说我给你看看手相，她伸出左手给我，我轻轻地握住放在我的掌心，若有所思地看了半天。我说不对。她奇怪地看着我说：“有什么不对？”

我说：“男左女右，我该看你的右手。”

她赶紧将左手抽回埋怨道：“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说：“问题回来了，我怎么没早点儿认识你呢？”

她笑了，笑得连腰都弯了下去，春光乍泻。我赶紧收回目光。“你真会看手相吗？”她问我。

我说：“当然会，你把右手给我吧。”于是她又伸出右手。我轻轻地握住放在掌心，若有所思地看了半天，我说还是不对。她疑惑地看着我说：“又啥子不对了吗？”

我说：“你的爱情线提示，你和你的男朋友就要分手了，怎么现在连一点儿征兆都没有。”

她将手抽了回去说：“师傅你净爱胡说，我不理你了。”

我说：“你刚才将你的左手给我，我从你的掌心看到了你过去的爱情；而你又愿意将右手放在我的手里，我刚刚已经在你右手的掌心写下了未来。”

她说：“师傅你说的话好深奥哦，我怎么都听不懂。”

我说：“听不懂就对了，有的话不是用耳朵去听，而是要用心去感觉。”

她迷惑地望着我说：“师傅你能解释一下吗？”

我有点儿生气地说：“解释个屁，你的心根本不在这里。”

……